

第二集

劇本彙刊



月下

囘家以後

第二夢

劇本彙刊

第二集

月下

回家以後

第二夢

序

演劇是一件極艱苦的事情，看劇是一件極快樂的事情。演劇者要利用「劇場的技術」使所表演憑自然的功能深印到觀衆的腦神經裏而引起反射性的感覺；怎樣使人笑，怎樣使人哭，怎樣使人發極，那劇場的空氣所告訴我們的，便是戲的好歹的區別；但無論劇場的空氣有否凝結在一處，演劇者的這一番的經營總是含有不可磨滅的苦心，雖然也有好些演劇者單念到自己的鋒頭而不肯眞誠地努力去工作的。我們戲劇協社的同志在歷屆所表演的戲劇，固不敢深信在「劇場的技術」上已臻成功的境域，然而把劇場的「收穫」暫丟一旁，劇前的「耕耘」已是很值得記述的了。我們的演劇的宗旨並不正大，我們却不高興拿戲劇作「戲者戲也」看，我們承認戲劇是值得努力去工作的藝術事業，沒有一天不在那裏用眞誠的態度去從事。

現在很可以把戲劇協社的同志用眞誠的態度從事戲劇的工作的苦心告訴一般讀者！

戲劇協社成立於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的冬天。那是很寒冷的天氣，誰都會料想到那凜

列的西北風摧殘這新下的藝術的種子而有餘——但我們却絲毫沒有畏懼的心；因爲我們知道春天是獎勵我們前進，冬天是催促着我們去奮鬥的。記得我們舉行第三次籌備會的時候，天正下過大雪，醜陋而帶灰色的世界，一例改了皚白的新裝束，學校多半在籌備考試了，他們多爲開年的升學問題而努力，社中同志又以學生佔百分之九十，致開會時祇有我和應君雲衞兩個。我們都住在北市，被西北風滾送到南市職工教育館去，這一條路上已沒有晴天那樣的熱鬧了，除掉爲着要吃飯和西北風奮鬬的洋車夫外，多數人大概怕踏碎了這粉裝玉琢的世界而絕跡，我和應君眞感着萬分的孤寂了！現在想想，似乎我們以前這種犧牲精神，未免癡獃太甚！——經這一次僅到兩人的籌備會後，社務竟宣告停頓了。幸而不久春又帶了她的笑容跑到世界上來了，才算像蟄伏待時的小蟲一般，有生甦的希望。是年——中華民國十二年——初夏表演了兩齣戲：就是我編的四幕劇「孤軍」和陳大悲君的「英雄與美人」。那時同志們演劇的藝術都很幼稚，我因爲曾在少年宣講團新劇股主持過劇務，比較有點劇台的經驗，他們把排演，編劇和舞臺監督全推在我身上，正應了「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古話！

是年夏我們已覺得戲劇這件事，非男女合演不能盡臻自然，各社員都努力徵求女社員；結果得錢劍秋王毓清王毓靜三位女士的幫助。九月，我們籌備第三次表演，劇目定爲歐陽予倩君的「潑婦」和胡適之的「終身大事」；這時歐陽予倩和汪仲賢二君介紹留美戲劇專家洪深君入社，我便把排演職權讓給洪君，洪君第一次排演的便是「潑婦」和「終身大事，」「終身大事」完全達到男女合演的目的，海上愛美的戲劇的空氣也於以改變了！那時洪君還任職南洋煙草公司，派赴山東的坊子去，約有好幾個月，失了這位指導人才，幸不久洪君回來了，我們又要求洪君親自登臺演劇，承洪君慨然答應，又承予倩先生和他夫人的幫助介紹了包朱二女士加入重演「潑婦，」這次我們一例是不售劵的，觀衆非常擁擠，因此這劇共演兩次，深得社會的同情。

十三年二月（陰正月）我們因有與家庭日新會聯合組織新年娛樂會，籌演社員汪仲賢君的「好兒子，」大家議定在陰曆年底排演。這劇的排演地點在西門某女學，時間在每日晚上七時，演員中有住在北市的，有住在靜安寺路的，我們又和嚴厲的風雪戰了一次，這一次的奮鬪的

同志加添了好幾位，自然不盡是我和應君兩個人了——總而言之，我們的同志是均能透澈瞭解藝術的工作的，不在困苦之中掙扎出來，決不能養成奮發有爲的團結精神的，是年春季表演「少奶奶的扇子」竟能轟動全滬，開新劇未有的局面，並非偶然僥倖所能做到的。

戲劇固然是注重舞臺的工作；但許多心血絕對不是僅僅表演的一天三兩個鐘頭的工作，還有很多的開戲以前的工作在裏面；這些有力量而費心血的看不見的工作是非觀衆所看得到想得着的；這好像將身跑進一個書畫展覽會一樣，看到琳琅滿壁的佳搆，贊頌藝術的巧妙，誰是大書家，誰是名畫家，佩服至於五體投地，有誰會想到他平日臨池摹貼，和細細研描「芥子園畫稿」的苦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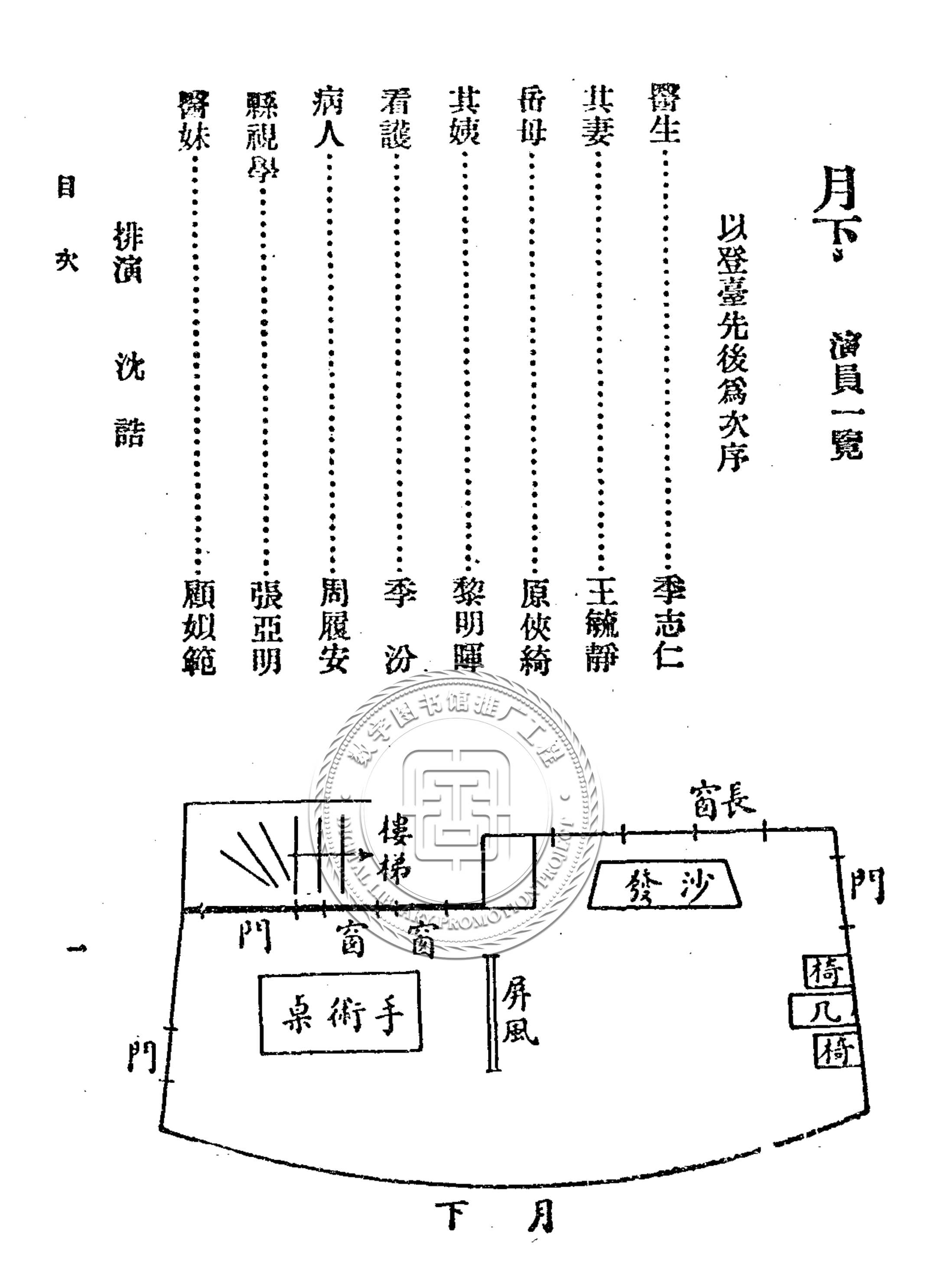
我們演劇也和書家臨池，畫家學畫的工作相同。

我們的研究戲劇者在看不見的工作上所下的艱苦既如此這般，我們將來是否也如什麼大書家名畫家待出了名後，訂兩塊錢一個字幾百塊錢賣一張畫的闊格呢？我們可不敢稍存這種奢望！我們祇望我們的戲劇日後在社會上得有相當的立足點，一切人物都興起藝術的熱烈

情感，逐次有純藝術的劇本產生、有純藝術的演員介紹給觀衆，至此完成了在中國的「劇場運動於願已足，並且我很希望社會一般人從今後多加一點助力以完成此種工作！

十七，十二，一九二六年谷劍塵。





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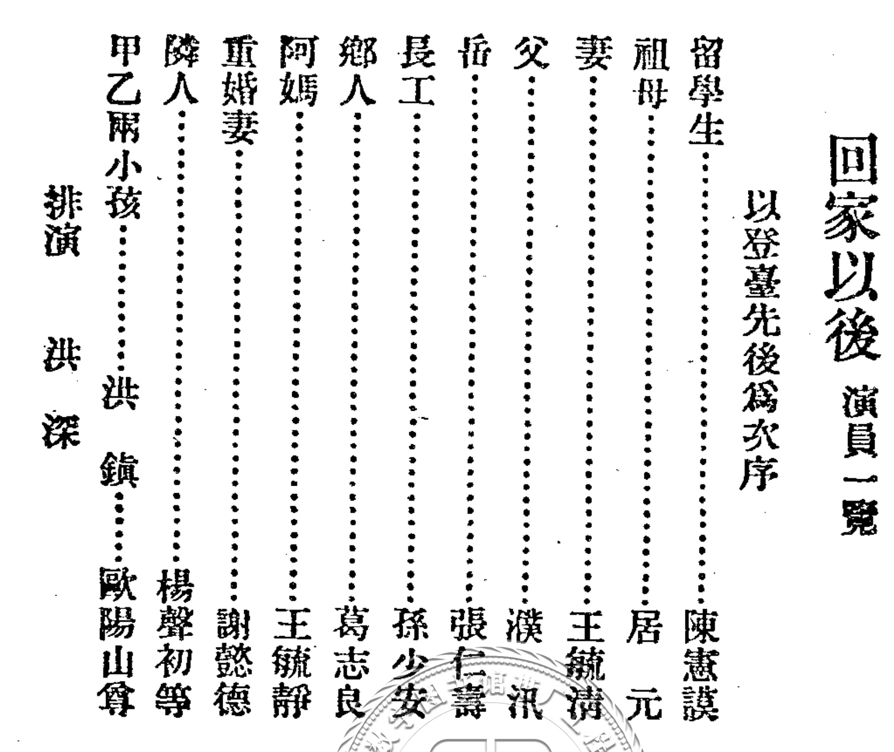
演員一覽

以登臺先後爲次序

醫生……季志仁
其妻……王毓靜
岳母……原俠綺
其姨……黎明暉
看護……季汾
病人……周履安
縣視學……張亞明
醫妹……顧姒範

排演　沈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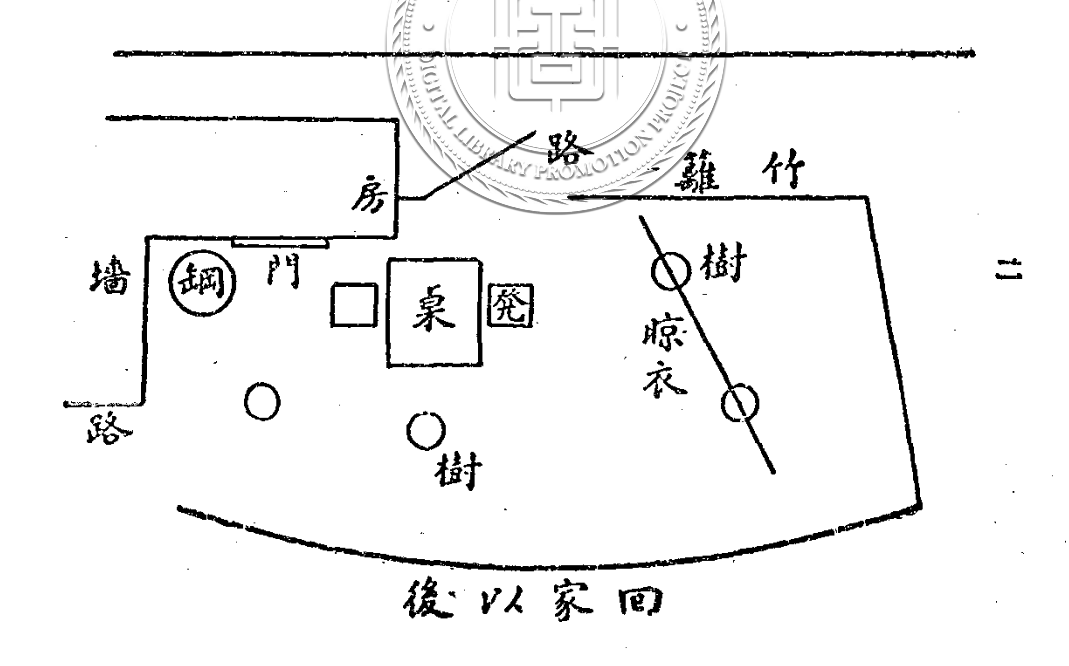
回家以後 演員一覽



以登臺先後爲次序

留學生……陳憲謨
祖母……居　元
妻……王毓清
父……濮　汛
岳……張仁壽
長工……孫少安
鄉人……葛志良
阿媽……王毓靜
重婚妻……謝懿德
隣人……楊聲初等
甲乙兩小孩……洪　鎮　歐陽山尊

排演　洪　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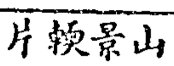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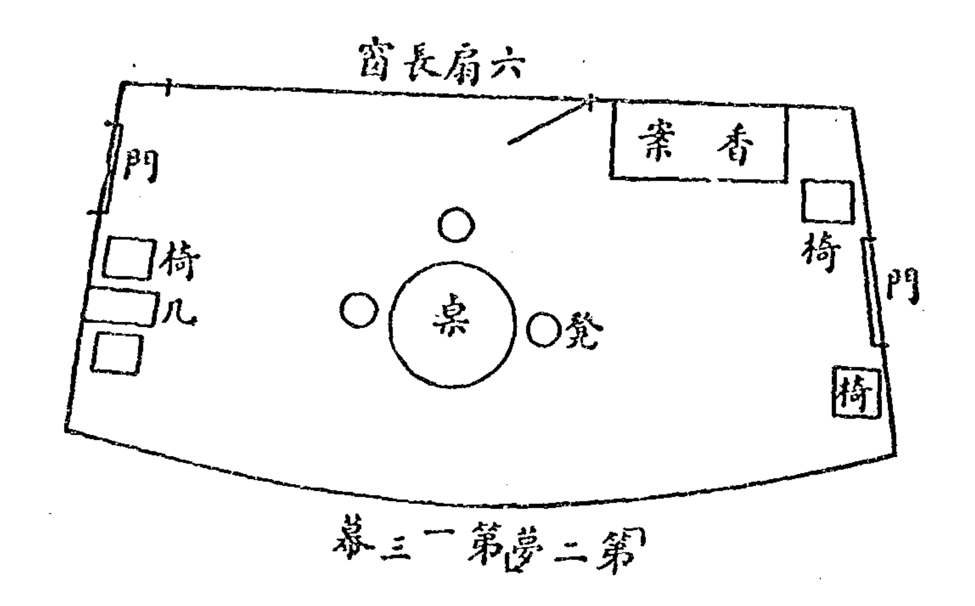
第二夢 演員一覽

(以發言先後爲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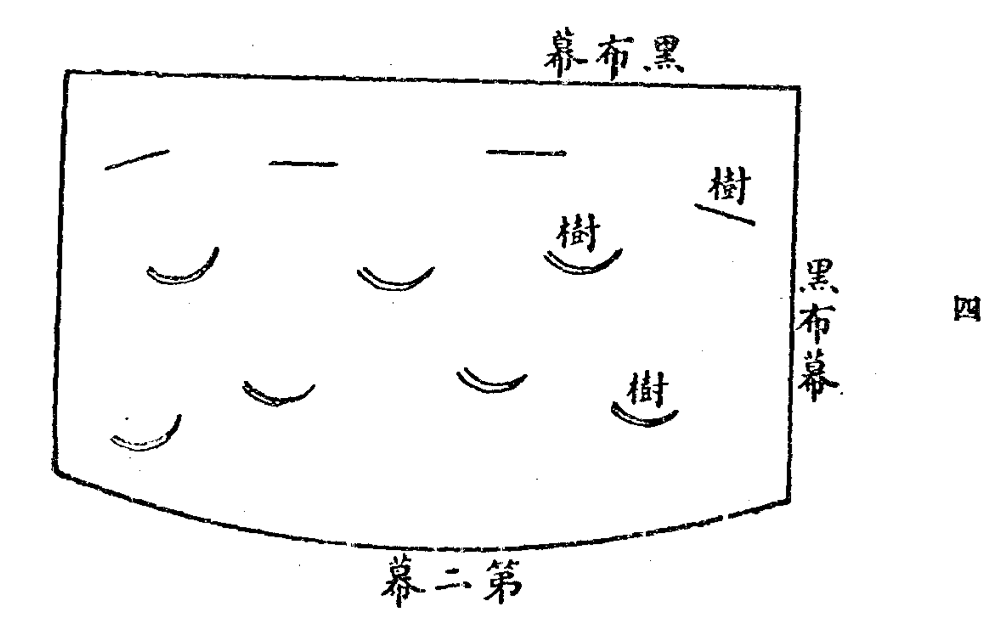
劉太太……秦紹平
瞿夫人……錢劍秋
董林宛春……王毓清
馮畏……張文秀
許二小姐……李麗娜
王裕……孫少安
袁眞人……谷劍塵
劉厚齋……陳 雋
董國材……陳憲謨
瞿知白……洪 深
代代……嚴月嫻

排演 洪深、應雲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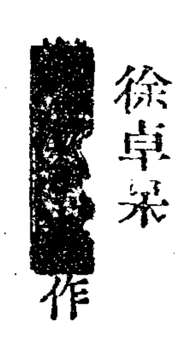


第二夢第一三幕



第二幕

月下



登場人物

錢（病人）
襟江
玉姑
看護婦
淑芬
龍老太太
婉芬
達五

佈景

臺上設醫學士屈襟江的書室，又兼第二診察室。

一間洋房的內部從右面偏斜的佈置着。左面有二門，近臺前的是通大門及病人等待診所的。裏面一門，是經過第一診察所赴病室去的。門開時，有些看得見內部。二門之間，有一玻璃門的器械櫥，上面壁上，掛些色彩不很濃厚的風景畫。右面斜的一帶大玻璃窗，近臺邊乃通到休息室及廚下的門。門與窗之間，有書櫥，櫥上有擺鐘。壁間有襟江父親的肖像。正面的裏面由偏斜的玻璃窗中望去，可見庭中有葉將黃的樹木。再望到裏面，能見白色的二層樓洋房，新而美大有幾佈置妥當的樣子。

室之中央有長方桌及椅。沿後窗處，有診察用的白覆睡椅，這是婦人科或其他秘密病時用的。旁邊有小形置物檯一具。

開幕時恰巧診察完畢，年約三十許的病人錢某，正在穿衣，看護婦幫助着。這病人一望而知是神經衰弱症。一回兒襟江一壁揩手，從第一診察室內出來，體格容貌都很體面，但是總有一點兒沉鬱的表情，身穿白色手術衣。

錢　今天來得太遲，很對不起。

襟江　(顏面仰向很柔和的)不要緊，我是甚麼時候來，都是一樣，生病決不能去湊人家的。

錢　(很歡喜)是啊，我們雖一些事情也不做；然而在家裏也不能立刻就走得出來。這裏甚麼都比別的地方自由一點，因此情願到這裏來了啊(對看護婦看看)。

襟江　你那藥照舊好了。

錢　費心費心。

由左首門中下，看護婦也陪出去。襟江脫去手術服，走到桌子前面，坐在椅上，將吸香煙。正在點火時，忽然聽得甚麼聲音似的，凝視着左首，一回兒微喟沉思。其妹玉姑，從第一診察室出來，面

貌很端正，并且看不出有甚麼年紀，意志似乎很強；不過身體的動作上，有一種中年獨身女子的懊惱神氣，顏色也與那方纔病人似的略帶蒼白，身穿白看護婦服，手拿着藥方。

玉姑　哥哥。

襟江　（宛似看見了什麼可怕的東西）妹妹麼。

玉姑　那姓錢的藥仍舊是原方麼？

襟江　是啊，照現在竟沒有別法。

玉姑　（靠近些）那麼不行了麼？

襟江　甚麼，不行。

玉姑　那藥只是不換……。

襟江　今天明天決不會有大變化，總之不長久了。此人精神上已失去恢復之道，一個人過着不自然的日子太長久咧。

玉姑　呀！

襟江　（力强而很冷靜的）世上的生物，無不如此，都是殺害了父母滅亡了兄弟，自己獨自發達着啊。最親近的骨肉，就最激烈的爲生活爭着。

玉姑　別人且不提，我們難道也是互相殺害滅亡着的麽。

襟江　怎麽不是呢（回頭看看父親肖像）我們的父母，已經不在世上了。

玉姑　二位老人家的死，是天命啊，我們也很盡過力的（凝視着。）哥哥爲什麽現在忽然提起這種話來？并且你近來只是很憂鬱的呆想着，你千萬快快活活罷（看着窗外。）你那一生的大望，無非是這病室。現在新屋已經落成，在此三四日內病人也可以住進去了。市上的人，還來替我們道賀，替這從遠處搬來的我們二人……。

襟江　然而這是不是正當的結果……。

玉姑　（愕然）什麽？

襟江　（握手）我一向竟沒想過這種事情。

玉姑　（强笑）哈哈，你今天打算要想談談已往之事麽？

襟江　(正色)不然，我不願這樣的來苦你；但是(說話斷了一斷)你近來很快樂啊。

玉姑　我麼，與哥哥一樣。

襟江　是啊。

玉姑　笑話，那有這種事。

襟江　你昨夜不是獨自一人在此哭過的麼？

玉姑　你曉得了麼？

襟江　但是昨夜第一次看見，一向我怎麼不留心呢。

玉姑　(捻着說)請別說罷。(再強笑着)也並沒有甚麼理由，真不過是胡鬧罷了(語尾有些顫着)。

看護　(從第一診察室探首出來)那姓錢的等着拿藥。

玉姑　(復原狀)呀，對不起了，我立刻就來咧。(看護退，輕輕的向襟江)哥哥，我當真把一向沒想的事種種想起來了，或者此刻好容易可以安身了，反會一樣樣的亂想麼？已往的事，我看

還是大家甚麼也不去想他的好(由左首退)。

襟江 (獨語)不去想他的好。……不去想他，不去想他能够度日麼?(又呆想起來)

其妻淑芬從右首上是一種很歡敬的性質手裏拿着許多請柬等。

淑芬 你看，這麼樣好呢。

襟江 (醒也似的)嗄，是請柬麼。

淑芬 是啊，寫好了，邀請這麼許多人，我寫寫也很高興，從此你與這班地方上的有名人物交際起來，醫院更可以發達了。

襟江 咳!

淑芬 但是玉姑妹妹，甚麼都來得，眞能幹，眞好。

襟江 那不行，玉姑雖是我的胞妹，決不是永久在此地的；況且近來伊很辛苦，無論怎樣，要休息休息纔是(立起來)。

淑芬 做甚麼，一提妹妹的事，你就這麼說了，前天你不是還因着妹妹幫助我們，很喜歡着麼?

襟江　不對的，不對的。（走了二三步又立定很焦灼的）這是我的不是，你是甚麼也不知道。

淑芬　甚麼事呢？

襟江　不要提罷，不知怎樣近來我精神很覺得不舒服。

淑芬　（也不追問）大約是太忙的緣故，又是病室新近蓋好。我看你還是去躺一下罷，我來替你去鋪牀如何？

襟江　躺一下也好，鋪牀不用你去，隨便甚麼人都行。你再把請柬拿出來對過一遍，然後叫阿鬮去送，那藥館裏的人來了，再來叫我罷。

由右首退，淑芬送到門旁，再回到原處。將請柬細細對過。

左首門中，淑芬的母親龍老太太，與妹妹婉芬上。母親是中流人家一位古板的太太，婉芬是個女學生，手中捧着一包禮物。

龍老太太　嗄，在此地。

淑芬　（抬頭）呀，母親來了，外面沒有人在那裏麼？

龍老太太　配藥的地方，好像有人，我也沒叫他們進來通報。（提過包來）他呢。

淑芬　襟江麽？

龍老太太　是啊。

淑芬　躺在裏頭，近來太忙，弄得疲倦極了，所以有一點兒不舒服，不打緊的。

龍老太太　保重些罷。（解開包來）這一點，算是我的禮物罷，也想不出什麽好東西。

淑芬　還要母親費心，我不客氣了（接下來放在橱內）。

龍老太太　一齊預備好了麽？

淑芬　宴會是在館子裏的，這裏不過招待着給來賓看看病室。

龍老太太　（立起來望望窗外）襟江弄到如此，卻是很喫了一番苦的了。

淑芬　是啊，嘴裏雖不說，他兄妹兩個人眞用盡心力了。

婉芬　他兩個人麽，爲甚麽不說我們三個人呢？

淑芬　（很窘的）妹妹，你別說這種話罷，我反是如此來得幸福啊。那麽母親，我從此以後，甚麽也

做做罷。方纔襟江又說要叫玉姑休息休息咧，我也……。（襟江從右首出來，穿着便服）

淑芬　呀，沒有躺麼？

襟江　白天到底勞動慣的，睡不着，窮骨頭眞受累了。呀，母親！

龍老太太　姑爺，身體有些不快麼？

襟江　沒有甚麼，不過略爲有些疲倦罷了。

淑芬　（拿出禮物來給他看）母親送的東西在此。

襟江　呀，多謝多謝，眞是甚麼都累你老人家費心着。這一次的事，也全靠府上的力量啊。

龍老太太　但是最重要的，你自己要沒有甚麼纔好——你必須當心些呀！

襟江　甚麼？

婉芬　有人在那裏妨礙破壞姊夫的醫院啊，造出那種無憑無據的謠言來。

襟江　（驚）無憑無據。

龍老太太　（阻止着）沒有甚麼，這眞是毫無意思的。見你大大的成功了，自然有人要妬忌咧。好

在你們出身又是離此極遠的異鄉人。

襟江　那麼到底是什麼事？

龍老太太　去打聽他做甚麼呢？

襟江　說給我聽，我又並不打算去和人家爭論，既有人在旁邊……我不能不……。

龍老太太　全是無中生有，你去擔心他做甚麼呢？

襟江　但是，（向婉芬）妹妹你曉得的。

婉芬　我聽得過的。

襟江　你說出來罷，究竟是何事？

婉芬　這是……。

龍老太太　（高聲）婉芬，你把這種話……。

婉芬　（淡然）但是我若不說，那謠言又不會消滅的。

襟江　是啊，你說罷。

婉芬　據說那玉姑姊姊……。

襟江　(驚)玉姑怎樣？

龍老太太　(立起來)婉芬，你別說，你不聽麼？這眞是一種沒有意思的話啊。(凝視着)這種話別亂說罷，那玉姑小姐總之不願結婚麼？

襟江　(很苦的)伊說願永遠做着可憐的病人之友，去過這麼一世。從前恰巧在我用功的時候，我把家事一齊拋棄着，於是她的婚期也失去了。

龍老太太　然而也沒到三十咧。

襟江　我也常常勸着伊，伊倔強得不肯聽。(獨語似的)實在人類一個人生活是違背道理的，何況是女子……。(玉姑急急進來。)

玉姑　哥哥。(見了客人)嗄，伯母妹妹在此。

婉芬　姊姊。

襟江　甚麼事？

玉姑　五號的病人樣子很不好啊。

襟江　五號，就是昨天警署中送來的那倒在路上的男子麽？

玉姑　是啊，花柳病，關節痛非常的厲害。

襟江　待我去看罷，恐怕割斷的所在，有甚麽不妥當啊。

玉姑　很苦楚的喊着，聲音像牛叫一般。

襟江　是了。（立起）我去看來。（向龍老太太等）請坐坐。（又對淑芬）我就來的，你弄些甚麽菜，預備吃夜飯罷。

龍老太太　我是不客氣。

襟江　難得的，打甚麽緊。

玉姑　二位請寬坐，我停一下再過來談天……（二人去）。

龍老太太　什麽倒在路上？

淑芬　昨天夜裏，扛來的，是一種惡病，人家都不敢走近，爛得不成樣子了。

婉芬　當眞麼，醫生實在是很髒的生意啊。

淑芬　妹妹，你別這麼說，世上沒有醫生，那還了得……。（忽然想起）方纔的謠言，到底是什麼？

婉芬　那件事麼？（看看左面）說是玉姑做着不好的事。

龍老太太　一定是撒謊，說爲着姑爺求學沒有錢，伊特地去做賣淫婦做妓女的。

淑芬　（大驚）呀！玉姑麼？

婉芬　所以在家鄉不能行醫，要到這麼遠的地方來了。

淑芬　（埋怨似的）妹妹，母親，這是甚麼話，你們說些甚麼？

龍老太太　那裏，那裏。

淑芬　襟江是我的丈夫，玉姑是他的胞妹。

龍老太太　（止住着）你別高聲啊！有誰深信這種話，我也早說過是謠言了。

淑芬　雖是謠言，自己入聽了，怎麼肯不問呢？

婉芬　是啊，倘使成了事實……。

淑芬　怎樣？

婉芬　我也不踏到這裏來了。

淑芬　謠言謠言，玉姑這人，萬萬不會有這種事，伊那麽很高潔的人……。即使當眞如此，伊爲着哥哥犧牲一身，你不就尊重伊的志氣麽。

婉芬　又來了，所以我說姊姊太舊啊！女人所有唯一之寶，是甚麽？爲着家庭兄弟犧牲貞操，犧牲自己，還有人稱讚的，那是昔日的偏狹道德啊！

淑芬　但是……。

婉芬　女子一生的生活，非一切把貞操做中心不可。對父母的孝，對兄弟的愛，都因爲有了這節操，方始能夠誠心。一失去這種光輝，那無論積了千萬的德行，也成空的了。沒有中核的生活，怎麽可以當他眞的？

淑芬　……

婉芬　我們是生在新的世界上，當眞强的女子，無論在何種情形下，決不肯賣貞操。數百元金錢

上生出來的一時幸福，比著永遠將魂靈滅亡的不幸，輕重怎樣呢？

淑芬　然而我的心不能這麼冷，不曉得我是否有甚麼錯誤，看見父母被貧苦所迫……。

婉芬　你再要說麼？你自己有了這種心，不怕可恥麼？幷且……。

龍老太太　（止住着）別鬧了，別鬧了，這種事去爭他做甚？並不是說玉姑一定如此。

淑芬　但是母親，萬一當眞如此，你打算怎樣？

龍老太太　有甚麼那樣怎樣，自然把你帶了走啊！

淑芬　把我……。

龍老太太　我們怎麼可以與妓女做親戚？況且我們在這裏，也是一家很體面的牆門人家。

淑芬　我決不回去，現在既要說這種話，何不當初多打聽打聽呢。

龍老太太　（笑）你怎麼認起眞來了？母親那裏會希望你交這種惡運，此次建築病院一半也全是你父親的力量啊。

淑芬　那是自然，不過謠言太厲害了……。母親你千萬在襟江面前別提半句這種話啊！不知怎

樣，近來他對於玉姑的事，神經就改變兩樣。

龍老太太　爲甚麼呢？

淑芬　襟江是個極有感情的人，所以很擔心著伊了。(立起來向右首引導)請往那邊去吃飯罷。

龍老太太　那不客氣了。

淑芬　妹妹也來啊！

婉芬　我也有得喫的麼？

淑芬　你這種說話，眞叫人可恨。

婉芬　是啊，說眞話的人，只好永遠被人恨着。

龍老太太　又來了。

三人由右首退，臺上空虛。

日暮了，看護從左首上，默默然尋甚麼材料，一會兒就去。

又歇一下，襟江與玉姑從左首上。

玉姑　(回過頭來)這麼一來，可以安靜麼？

襟江　只有這麼時時替他換這藥布咧。(皺著眉頭)但是奇極了，怎麼他很怪異的只是對你臉上看着？

玉姑　當眞麼，我倒沒有留心。(向四面看看)這個……。回去了麼？

襟江　(開了左首的門)在裏面罷，洋傘還在那裏啊。

玉姑　那麼你夜飯怎麼樣？

襟江　我很想與他們一起喫，不知怎樣不邀你呢？

玉姑　我也不要。

襟江　(環視四面)日暮了，今天很冷靜啊。

玉姑　有怪聲叫着。

襟江　月也快出來了，你且坐着，我與你談談。(玉姑坐在檯的一端)這種時候，很容易叫我想起從前來了。

玉姑　是啊，這病院初開的時候，不是二人常常這麼默然相對的麼？彼此胸中充滿着光輝的希望。

襟江　近來一忙，連二人細細談心的工夫也沒有了；況且家裏人又多咧。

玉姑　除了做事之外，往往有一天談不着一句話的。

襟江　是。

玉姑　（想了又想）哥哥！

襟江　甚麼？

玉姑　（靠近身旁）你肯放我麼？

襟江　放你，怎麼樣的意思？

玉姑　讓我出去啊！

襟江　（驚）出去做甚麼？

玉姑　打算回到家鄉去，我出來後，連墳上也沒去過。

襟江　(誤會了)那也好，本來我想到的出去旅行一下，大可以保養啊。

玉姑　不然，並非旅行，我一個人回到家鄉去啊！

襟江　一個人回到家鄉去？

玉姑　是的。

襟江　到那驅逐我們兩人出來的那個沒情分的家鄉麽？

玉姑　是，我打算再像那時那麽與衆人奮鬬一次咧！

襟江　奮鬬，還像舊日那麽的生活麽？(搖手)那不行，那我的良心斷斷……。

玉姑　不然，不必那麽樣，也可以度日。從那時起，到底增多見識不少咧。

襟江　那麽做甚麽別的事情？

玉姑　意欲一個人去做着，挑了挑不盡的重擔。

襟江　挑了重擔！(疑視着，用銳利之聲)玉姑！

玉姑　是。

襟江　你爲甚麽不肯把這些事情告訴我你爲甚麽不讓我稍爲盡點心報答報答你

玉姑　哥哥的對我，還有甚麽不好麽？

襟江　那麽爲何要出去？現在你要想怎樣，無論甚麽事情，我總替你會辦到的。你何以反去自尋苦惱？

玉姑　但是我不如此，我就覺得不願活了（咬着唇）。

襟江　甚麽？

玉姑　（很悲傷）那自然我也不願再去自尋苦惱。女子一個人度日，有何等苦處？我是個明白得透的人了；然而還是不如此覺不能生活，沒有生活的對抗物啊！哥哥是很偉大的成功了，病院也這麽樣落成了。

襟江　固然我們的事業就成了，可是不見得是正當罷？

玉姑　咳，從前不是很有勇氣麽？在那時節無論如何勞苦，臉上總是活活有生氣的，手足也大有非活動不可的樣子。現在呢，你的臉上，反有懊悔之色。

襟江　懊悔之色……。

說到這裏，噤口不語。第一診察室內有電話鈴聲，歇了一下，看護婦上。

看護婦　電話來了。

襟江　那裏來的？

看護婦　一位姓袁的，要來見院長，問一聲有空沒有空。

襟江　姓袁的。

看護婦　他說是甚麼家鄉來的。

襟江　家鄉姓袁的，那是達五了，來了一位老朋友了。

玉姑　見他麼？

襟江　是的。（看護婦退，對玉姑）你也可以見。

玉姑　（紅着臉）又想見見，又想不見。

襟江　他是我們唯一的同情者啊！我們離開故鄉時，在車站送行的祇有他一人。

玉姑　(含淚)他說你須奮鬪，這句話至今還留在我的耳中。

襟江　實在是個很親切的人。現在做了縣視學了，你見見罷。

玉姑　(躊躇)但是……。

襟江　(凝視着)妹妹，你肯嫁麼？

玉姑　(驚訝)結婚？我麼？

襟江　我近來只是看着你那可怕的影兒，實在難受。一看着這影兒(回頭看看那禮物)，連甚麼歡喜都失去了，我非使你有幸福不可。你若不幸，那是由你築成的我們那幸福，也像蟻塔似的立刻就坍了。

玉姑　(急急)但是我非不幸，很有幸福。

襟江　然而我以爲不然。我是醫生，所以或者太從生理方面立論，也未可知。總之人類的不幸，原因全是從肉體的缺陷上來的。這卻有種種，雖有種種……(很難說是的。)

玉姑　(顫抖的說着，又很看破似的)然而這麼經過蹂躪的心胸中，決不會有對丈夫的愛情湧

出來了。卽使有人肯與我結婚……。

襟江　怎麼？

玉姑　我的不能生育，你是曉得的。我的身體，不能再得到甚麼恩惠了。

襟江　但是倘使袁逵五君，那麼……。

玉姑　（止住着他靜靜的）父親母親一一好好送了終，你又很體面的成功了。這兩件事情，便是我這薄命人過度的恩惠，過分的幸福了。我的力量已完，要做妻做母成一個家庭之主，乃是幼年時代的夢想咧。

含着淚，很悲痛。　看護興奮似的趕上。

看護婦　豈有此理，放屁。先生。

襟江　（略抬一抬頭）什麼事？

看護婦　那五號的病人。

玉姑　又痛了麼？

看護婦　不是的，他說着很無禮的話。
玉姑　說些甚麽？
看護婦　（很不快的）他說，那是雙喜堂的小荷花，小荷花。我儘管對伊說，這是這裏玉姑小姐，他總不信。
襟江　（遮蓋着無限的苦悶）那麽。
看護婦　好像他所說的雙喜堂，是一個不規矩的地方。此人對着那叫小荷花的女子，很花過錢的。
襟江　那病人麽？……（不禁對玉姑一看）他以為那女子面似玉姑麽，豈有此理。
看護婦　是的，他嘴裏這麽不乾淨，我覺有些不願意。他敢如此無禮，恨不得立刻就逐他出去。
玉姑　（止住着）何必生氣。（再安慰哥哥）哥哥你也別放在心上，他一定病得神經昏亂了，瞧不清楚人咧，我們仍舊應當好好的看護他。
看護婦　（感動）眞是一位慈善心腸的姑娘。

玉姑　你去罷。

看護婦　是了（退）。

玉姑　哥哥。

襟江　妹妹（面孔相對）。玉姑由右首退，袁達五上。

袁達五是一個教育家神氣。

襟江　呀！

達五　久違了（二人握手）。

襟江　請座，許久不見了，你此來很突兀，打電話來時，我還想不出是那一位咧！甚麼時候到的？

達五　（很難說似的）只因教育聯合會開會，來了半個月了，忙着幾天，竟沒有早來。到今天纔把事情辦完，方始趕來了。

襟江　原來如此（略爲有些不快，但是立刻就消滅）。你肯光降，好極好極，舍妹也很歡喜。

達五　令妹無恙麼。

襟江　是啊，不過今天有些不舒服。

達五　傷風麽？

襟江　頭痛罷了，可惜不能出來見你。

達五　你眞大大的成功了啊！遠方人趕到此地，居然弄到這步地位，竟很不容易啊！我聽得了，也與自己的事情那麽歡喜着，這裏的人都很信用你尊敬你，眞是大大的成功。萬一把那件事情給他們曉得了，不知怎樣驚嘆咧！

襟江　（又怕的樣子）這裏市上的人，關於我妹妹的事情，甚麽也不曉得的。

達五　但是不用隱瞞，是正大光明的犧牲行爲啊。

襟江　是的，你或者以爲如此；社會上的人是不以爲如此的。因此我們不能住在故鄉，就在今日……。

達五　但是這種事情，一點也不打緊，只消有眞的本領。

襟江　是啊，你這麽上梯子似的順潮入社會的人，眼中看來確是如此。我這麽走過險路的人，雖

有他人所缺少的勇氣，同時卻又有他人所嘗不到的恐怖，嘗不到的膽怯……（低聲）總之我是隨便怎樣不妨，爲我妹妹幸福起見，請你甚麼也別提罷。

達五　那本來也不必說……令妹怎麼樣，有病麼？

襟江　不過有一些兒身子不快。

達五　平日是幇着你麼？

襟江　伊的幇着我，我竟沒有一句可以感謝的話了。

達五　但是決不能永遠如此，總要怎麼……？

襟江　這一層我很用過心思……伊的身體，損傷得很厲害了，我竟無法救我妹妹咧！近來我很悔恨着已往。

達五　甚麼緣故？

襟江　總之父母的孝養，我自己的學費，一切由我妹妹那衰弱的身體擔任着。這件事正當與否，……自然當時妹妹很以爲做得；我也以爲伊的犧牲，便可以做成救活數千人的根本所

以覺得是正當之道，又深信將來必有償還的一日。

達五　是。

襟江　到底怎樣呢？我到今日卻是救了許多人了，然而不能救我一個妹妹的靈魂。我無論如何，總覺得是錯誤的，似乎旁人的犧牲太看得輕了。……我是誤了我為着自己一個人的慾望，過着生活，就害了玉姑……。

達五　（安慰他）但是或者與人結了婚……。

襟江　你以為可以的麼？……其實我方纔勸過伊了，不曉得伊往事的人，誰不肯娶伊為妻呢。

達五　不然，你太偏見了！世上的人，決非盡是盲目，有當眞看得人類靈魂的人咧。

襟江　你深信着麼？

達五　自然，自然。

襟江　無論社會上怎麼說法。

達五　社會是社會，聽憑他們說去，有甚麼要緊呢？

襟江　（握手）多謝多謝，我妹妹倘使聽得了你的話，不知怎麼喜歡咧！實在我妹妹……。

達五　怎麼樣？

襟江　我眞一向希望着啊！……多謝那是伊的有救了我也……。

達五　唔……。

襟江　那麼請你答應了罷，要我隨便怎樣預備，我總做得到的。

達五　甚麼？！我……實在已經……。

襟江　甚麼？

達五　已經結婚了。

襟江　你已經？（愕然）一點都不曉得啊！你從前不是說非位置向上些，決不娶妻麼。

達五　（含糊）是啊！但是總覺得不便，無家室到底不好。

襟江　原來如此。（失望）我一些也沒曉得啊，我打算叫你娶我妹妹的。

達五　（懿）唔。

襟江　伊也像有這意思；但是你既經這麼說……。

達五　我實在……這事……對令妹很表同情；不過……。

襟江　唔……（二人沈默良久。）

達五　（拏出表來一看）還要去訪一個朋友咧。（立起）失陪了。

襟江　（也不留他）不再坐一下麼？難得見面，我想可以喝一杯酒啊！

達五　多謝！下一次來叨擾罷（由左首退，襟江出去送他，臺上全空。）

（一回兒玉姑右首上，換了一件出外的平常服，手提皮包）（襟江回來。）

襟江　妹妹你往那裏去？

玉姑　我打算現在動身回家鄉去了。

襟江　到底要去麼？然而一定要今夜動身，未免太急罷。

玉姑　是啊，我也想不必這樣急的；種種的事情逼迫着，便不能不早一刻走了。

襟江　只是再有三天了麼？那醫院開幕的一天，總希望你在一起快樂快樂啊。

玉姑　不行不行，我在這裏，這開幕式便成無意味了。我多留一點鐘，便多傷害你一點鐘。

襟江　那裏有這種事，那裏有……？

玉姑　你鎮靜些，我也儘力的鎮靜着。我方纔到廚房下去，聽得婢女們在那裏談論我。

襟江　（呻吟似的）談論些甚麼？

玉姑　責我的已往啊！并且那五號的病人，……我雖實在不記得……。

襟江　他麽，好辦，趕他出去罷（要想走）。

玉姑　（止住他）不行不行，趕了他出去，我的過去還是不能改善啊。

襟江　外面的謠言，大概是袁達五來說給他聽的麽？那僞君子……。

玉姑　你靜些，別去恨人，總之我自身一退去就好。我不在這裏，謠言自然消滅了。

襟江　然而我不願更使你一人受苦，我自己獨自享福。好，隨便說甚麽好了，我與你一同滅亡。

玉姑　（叫）你說甚麽？你現在再說這種話，不是把我已往的辛苦，一齊取消麽。

襟江　但是我已錯誤了，只好抛棄這生活咧。

玉姑　拋棄了，我的身體也不能復原。

襟江　唔。

玉姑　哥哥我並不要你懊悔，我甚麼都看破了；不過只有病室，很不願落在別人手中。

襟江　如此你爲甚麼要出去？

玉姑　方纔說過了，我去覓自身生活之道。我自己的東西一樣也沒有，也沒有可以攀緣之物。這空虛的胸中湧出來的，單單是冷的眼淚罷了。

襟江　是。

玉姑　你放我去罷！我在自己不能隨意活動的境遇中，我昔日是有希望的。我被所有的男子虐待時流出來的眼淚，不像現在那麼帶着悲傷之色的啊！自從到了這裏，激烈奮鬭之後，疲勞得倒在牀上時，我忽然想起脚踏實地了。

襟江　明白了，明白了，原來你在苦楚之中心裏看出私生活來了。那麼你以後打算用甚麼做目的去生活呢？

玉姑　那不曉得。

襟江　怎麼不曉得？

玉姑　將來自然會覓到的，或者覓不到也說不定；然而我很憶念一壁苦痛一壁快樂的舊時，苦的時候，好像覺得有甚麼可以安慰的東西的。放我去罷。

襟江　唉！（不答玉姑也難去，暫時立着。）

（歇了一下，龐老太太婉芬從右首急急上，對二人看看，默然由左首去了。）

（後面淑芬口呼母親，退將出去，在外面爭了幾句，就回進來，靠在丈夫身上。）

淑芬　襟江。

襟江　何事？

淑芬　母親，母親說要帶我去了。

襟江　把你？

淑芬　你二人的話，一齊聽得了。

玉姑　(走近些)那麼你打算回去麼?

淑芬　(抬頭)任憑人家怎樣說,我除了此地,沒有可以回去的家了。

玉姑　那麼對我這種人,也可當我親眷麼?

淑芬　是。

玉姑　有了那麼樣汚穢的已往。

淑芬　玉姑妹妹你豈但是我的親眷。

玉姑　(靠在伊身上)多謝,肯信我的,只有你和哥哥二人了。我死……死也不忘的。

淑芬　但是母親們很嚕囌的說着,市上的謠言,自然盛咧。

襟江　於是那姓張,姓劉的人趁此說出種種話來了。(看看窗外)好好一所纔造成的病室,要弄得積滿灰塵了。

玉姑　(決然)不會有這種事,隨便人家怎麼樣的去說好了,一回兒就可以打得他們不能傳佈這種謠言。哥哥,我甚麼地方也不去了,再來奮鬬一次罷,這一次我們有三個人了。

襟江　唔。

玉姑　（關着燈，外面月光射入指着病室新屋，）二人血汗築成的那病室，搖動也不搖動，自己的東西似的矜着空間高聳在我們眼前。現在我們用三個人之力，要把這病室中滿裝着病人，給他們看看我們所處的境地，似乎黑暗，……好了，月亮出來了，雖不如太陽輝耀，却也有些微光明。

二人　是。（三人一同仰觀月光，看護婦上。）

看護婦　這個……（看看他們）。

玉姑　不妨，甚麼事？

看護婦　那五號的病人……。

襟江　怎麼樣？

玉姑　又發作了麼？

看護婦　（對玉姑）他說一定要見見你，好像是囈語，大概不長久了。

玉姑　如此麽，就來了，你說雙喜堂的小荷花，就來伏伺他了。

看護婦　呀！

玉姑　你先去（看護婦退。）

襟江　妹妹，你爲何說這種話？

玉姑　現在用不着瞞人了，我們所走來的路，並不錯誤。我們是特地來從可的死裏，救出數千萬的人的。

襟江　是。

玉姑　哥哥，那新築的病室，請你把五號的病人，頭一個搬進去罷。

玉姑立起來，徐徐由右首退，二人默然對視，月光大明。

（完）

回家以後

歐陽予倩編

登場人物

張媽
老陳
顧氏
期昌
瑪利
小孩乙

自芳
治平
有迅
王三
小孩甲

佈景

一所鄉紳人家儉樸的平房，當中大門。屋後有樹山，右邊是通村外的大道，左邊是些豆棚瓜架。門外打麥場上放着幾個曬衣叉竹竿，竹竿上曬着幾件外國衣服，地下有兩張板櫈。張媽從門內上場。

張媽　太陽下山了，少奶奶！

自芳　甚麼（內應）？

張媽　衣裳收起來罷？

自芳　（上場）讓我來收，你去伺候老太太去。她是耳朵不大聽見，回頭又說叫你不應（顧氏在屋內連叫張媽。）

張媽　唯唯！

自芳　是不是，叫你了。（張媽笑着下。自芳一面收拾衣服，一面自言自語）這個口袋脫了線。讓我慢慢兒替他縫一縫罷。（她仔細看那衣服的製法，無意中在口袋的夾層裏抽出兩片乾荷花瓣，很爲奇怪。）唔！外國裁縫，還拿花瓣襯在衣服裏呢。唷！怎麼還寫着字？（念道）「永遠的愛情維持我們永遠的生活」（又念那一片）「無量的愛情產生我們偉大的事業。」（她呆了半晌，再將花瓣念一遍，自言自語道）人家都說治平另外又給人家結了婚，先總當是謠言，誰知被我找出證據來了。原來海誓山盟都寫在這花瓣上。（正在低頭吟思，老陳自門內出來。）

老陳　菜是都預備好了，那個白切肉還是您來切罷。

自芳　你放在那裏就是了（精神不屬的樣子，把花瓣收起。）

老陳　老爺少爺還沒回呢。時候還早，我去看看水車去。不知道修好了沒有？（一面說着，一面向右邊走去。）

自芳　你去罷。(治平自外面回來)

治平　自芳你在這裏幹甚麼?

自芳　替你曬這些寶貝衣裳呢。

治平　謝謝,不敢當。

自芳　你眞客氣,美國人對女人是比中國人對女人客氣些。

治平　男女本來平等,自然應當客氣一點兒。

自芳　客氣就是平等嗎?

治平　那不盡然。可是禮節也是要的,中國不是也說相敬如賓麽?

自芳　怪不得你在家裏是作客一樣。

治平　人生本來到處作客(拿出煙來抽)。

自芳　咳!美國城裏做的衣裳拿到中國的鄉下來曬。

治平　我不能永遠在美國,我總要離開回來的;幷且我回家以後,覺得一草一木,都是非常自然。

（像我們這種鄉村，只要沒有西洋人物質的勢力來壓迫我們，我們眞是別有天地，極其快樂。（走井旁）那些繁華都市的罪惡一樣也看不見，貧富的階級，相差也不遠。許多天然的物產同簡單的生活，只要有明白人來加以指導，讓他自自然然一天一天進化，多麼好呢？）

自芳　你怎麼會知道鄉下的風味？

治平　我怎麼不知道，我方纔走過我小時候念書的關帝廟，又到了外祖母家裏，他們後山的竹子上，還有我刻的字呢。（從前小時候的情景宛在目前，不知不覺使我愛鄉的心油然而生。）

自芳　但可惜在鄉下沒人安慰你。

治平　你不是我的好伴侶麼？

自芳　在你學問沒有成就的時候，或者我可以作你的伴侶。如今你在美國大學得了學位，我就够不上了。

治平　你够不上誰够得上？

自芳　自然有人够得上。

治平　我以爲祇有一個人够得上。

自芳　誰？

治平　吳自芳（說得很柔媚。）

自芳　（微微冷笑）我又沒有到過外國，又不會音樂跳舞。

治平　何必要會？

自芳　我又不會交際。

治平　交際有甚麽道理？

自芳　我又沒有學問可以拿來擺架子。

治平　學問是專爲擺架子的嗎？

自芳　（略緩以壯語勢）我又不會拿花瓣來寫情書。

治平 （變色）這是甚麼話？

自芳 何必這樣兒着急呢？我不過是說說好頑兒罷了。

治平 你一定聽見人家甚麼不相干的話了。

自芳 別怪旁人。這也是你自不小心露了破綻。（對衣服說）謝謝你傳給我這樁有趣的新聞呀。我今日纔知道永久的愛情，纔能夠維持永久的生活呢。

治平 自芳，你這是甚麼意思？

自芳 你也用不着假裝不知道，前年一走，就聽見說你在外國另外給人家結了婚，不是前天太太還問你，你說沒有嗎？

治平 本來……。

自芳 當時總說是謠言。（有許多幸災樂禍的人，因爲你平日自命是進德會的發起人，所以聽見你有這種事便格外加油加醬的當笑話兒說。我呢，以爲你是個正直有爲的青年，以爲你能夠體貼老人家期望你的一片苦心；所以人家儘管說得有憑有據，我儘管替你辯論，

并且拿我的良心來保證你決無其事。）誰想我今天在你衣服的夾層裏頭，無意中看見你們在荷花瓣上寫的字，這纔知道你跟人家結婚是眞的。（村農王三持電信數封并報紙上。）

王三　大少爺少奶奶，這是城裏李先生專人送來的一包信，放在這裏罷。

治平　放在這裏就是，謝謝你。

王三　不容客氣，我去了。

自芳　喝杯茶去。

王三　我去了，謝謝少奶奶，我去了（走去）。

自芳　這裏頭一定有你的那個人寫給你的信。

治平　沒有的話不要管她。

自芳　不要管她。

治平　我很對不起你。

自芳　見着我就說不要管她，她不是一樣的人麽？何况是你心愛的人。要說對得起我對不起我，與我毫不相干。只望你仔細想想將來怎麽樣？

治平　我也有我的苦衷。

自芳　因為她實在可愛，怎麽能够不愛呢？

治平　你又來了。不是這樣說，我到了美國非常寂寞，你又在萬里之外；忽然有人來安慰我，我似乎不能辜負人家的好意。所以……。

自芳　所以就以身許之。

治平　所以就彼此成了朋友。

自芳　所以就拿結婚來報答朋友。朋友是非結婚不能報答的啊！

治平　由你說去罷。

自芳　她姓甚麽？

治平　姓劉。

自芳　不錯，人家也說是姓劉。我還知道她的名字叫瑪利（取出花瓣，）這兒寫着呢！給還你吧，剔讓你心痛。

治平　你不留着作憑據嗎？

自芳　憑據在心裏呢！你眞心愛她嗎？

治平　我跟她是朋友之愛。如今男女社交本能公開的。

自芳　要不拿海誓山盟寫在花瓣上，就算不得朋友之愛了……你對她也曾說起過我麽？

治平　我常常說起你。她也很想跟你作個朋友。

自芳　中國的學堂裏爲甚麽不設言語一科？美國的學堂是很注重這一科的。

治平　我并不說假話。

自芳　眞假與我不相干。

治平　你恨我麽？

自芳　先問你愛她嗎？

治平　你又來了！

自芳　我看你不見得愛她，我也不願意恨你。你要是愛她，你就不會騙她。我要是恨你，除非我從來就不愛你。

治平　你不愛我嗎？可是我越聽你的話，越覺得你可愛。

自芳　快別這樣說，我眞是害怕死了。

治平　我眞是愛你。

自芳　那我就沒有生路了。

治平　你說的話我眞不懂。

自芳　你的話我又何嘗明白。

治平　我在外頭就算是偶然有些不大妥當的地方，也不過一時候的事情。於我的良心毫不相干。并且多經一次閱歷，跟你的愛情就增加一分，你或者不肯信，你始終總要明白的。

自芳　據你這樣說，胡鬧的事情越多，情分纔能好。結婚的次數越多，良心纔能堅固。這纔知道那

些荒唐的人，都是在那裏求閱歷。

治平　自芳，你……太……，似乎太……。

自芳　你想說似乎太過是麼？我們鄉下人從來不懂得甚麼叫愛情這不過是熱鬧場中的一句俏皮話。我不幸認識幾行字，就在書裏報裏見着多少女人都死在這種俏皮話底下。唉！你可以算了罷。……唷！只顧說着話，就誤了多少光陰，花還沒澆，菜還沒切，酒還沒去倒呢。你的衣裳我給你照樣放在你自己的皮包裏去（取衣）別就誤你看信要緊（一面說，一面拿起衣服，微微冷笑。自芳走進門去，治平望着她說。）

治平　隨便你怎麼樣說罷，我也是無可如何。（望着自芳進門，呆立無語，深吸了一口氣，坐下拿起信來，自言自語）這封是她的。唉！太不該回家……，可是……。（看信。老陳上。）

老陳　大少爺你這下不再出去了罷？老爺眞擔不少的心。謠言又多，說是您討了洋婆子不回來了。少奶奶可眞是度量寬宏……。（治平急拿話止住他。）

治平　老陳你剛從那裏來？

老陳　去修水車來。鄉下人車水是眞苦啊，要有機器就好了。你們外國是都會作機器。大少爺我聽見說，人的身子也是一個機器，可以拆開來修修的；又說外國人還能拿人的肚腸子剖出來，洗好了再放進去，是眞的嗎？

治平　是眞的。

老陳　啊，那眞奇怪！頂好心也可以修理，就更妙哉哪。我們中國人有心病的也實在多，黑心的也眞不少。最好請個外國機器匠來修修。

治平　哈哈！要把人修成機器，那就糟了。

老陳　不過就怕外國人不肯眞把中國的人心修好，反而要修壞了。聽說外國人不抽鴉片煙，儘逼着中國人抽，我想這也是弄壞人心的手段。我們的心還是讓別人家修，還是我們自己修修能。

治平　你說的話到也有些道理。

老陳　聽說你們到外國去念書，一定有洋婆子來灌迷魂湯，喝了就叫你忘掉本國，眞的嗎？（柴

在手）

治平　那兒有這樣的話。胡說八道，你去罷，我還有事呢。（轉）

老陳　眞是那兒的話，我們又不是三歲小孩兒，難道說會被人暗算了去，這不是笑話嗎！……（一面走一面回頭望治平笑說道）十幾歲時候，翻壇打廟，不知多淘氣；如今到也看了世界回來了（說着走進屋裏去。）

治平　她要萬一趕了來，怎麼樣呢？……（忽然聽見山歌之聲，一男一女唱着上。）

歌詞　郎去耕田妻在家。煑好飯來煎好茶。朋友夫妻都一樣。他幫着我來我幫着她。

鄉下的夫妻講恩愛。城裏的夫妻講衣裳。衣裳舊了換新的。恩情越舊越久長。（兩個小孩子看着治平，互相耳語，指指笑笑。治平忽擡頭瞧他們一眼，他們就大笑跑了。治平正在疑思，張媽上。端着一個茶盤，盤裏一只碗，正要送與治平。治平的祖母顧氏從裏面大聲叫住張媽。一面叫着，走了出來。）

顧氏　張媽，張媽，慢着，慢着！

張媽　不是送給少爺吃的嗎。（一面說，一面作手勢。）

顧氏　慢着慢着，少奶奶，少奶奶（自芳上。）

自芳　作甚麼？奶奶，奶奶。

（顧氏招招手，又對治平指指，望着盤裏的蓮子羹，作手勢，意思叫自芳送去與治平。自芳會意，雖然笑着應允，不免總露一些兒勉強之態。張媽卻在一旁張着口笑。自芳將盤端近治平。）

自芳　在這兒想些甚麼？有甚麼爲難的事？這是祖母親手剝好的蓮子羹給你吃的。

治平　謝謝你（不安的樣子，把幾封信插在衣袋內。自芳看見這種情形，又是好笑，又是不屑。）

自芳　膽兒放大些。……快謝謝祖母罷（扶祖母。）（治平回頭看見祖母，祖母大笑。這時張媽搬張椅子請顧氏坐下。）

治平　怎麼您老人家還親手作蓮子羹給我吃。眞是，我倒沒有孝順您老人家的……。（顧氏正像沒大聽見，只管自己說話。）

顧氏　糖夠不夠？

治平　夠了（點頭）。

顧氏　聽說你回來了，從荷葉發生就等起，原說是等你回來看荷花。

自芳　（從旁插一句）荷花瓣上好寫字。（治平大吃一驚。）

顧氏　甚麼？（自芳搖搖頭，笑着走去。）

自芳　沒有甚麼（下）。

顧氏　誰知道蓮蓬都快老了，好容易你纔回來。咳你們在外頭甚麼好東西沒吃過，誰還要吃這些鄉下東西？這不過是老人家一點意思罷了。

治平　外頭也沒有甚麼好吃的。

張媽　少爺您總要大聲些兒，老太太不聽見（治平正想再說）。

顧氏　老陳鷄鴨都關好了沒有？……

老陳　（內面答應）一只也不少，關好了，關好了。

張媽　關好了。

顧氏　前面那只黃鼠狼只怕不敢再來了。少爺愛吃雞蛋，別讓牠咬了我們的母鷄。

張媽　少爺會說外國話，黃鼠狼一定不敢來。

治平　胡說八道。

張媽　牠怕少爺拿洋槍打牠。

顧氏　治平你倒歡喜吃這個。

治平　（大聲）鄉下的東西樣樣都新鮮，所以好吃。在大都會就吃不着這樣新鮮的蓮子。

顧氏　你要吃大頭菜，鄉下也有新鮮的（治平笑。）

治平　不是，我說是大都會，是說城裏樣樣沒有鄉下新鮮。

顧氏　是啊，城裏的菜，都是鄉下去的。時候隔久了，就不甜了。可是菜不甜事小，沒有熱鬧看事大。我也幾時要到你們上海去看看，就只怕人家看着鄉下老太婆像妖怪；回來我到沒有看着熱鬧，反被人家當熱鬧看了去了。哈哈哈！（都笑。治平吃完。）你夠了嗎？

治平　我不吃了，眞好吃。

顧氏　可惜還老了一些兒。嫩的時候還要好吃，嫩蓮子心也是甜的；等你來，蓮子也等老了。蓮子的心也就苦了。(笑)咳！你出去的時候，我那裏曉得。男子志在四方誰能夠老留在家裏。一直等到接了信，知道你平安到了外國，這纔放心。好容易又聽見說你要回來了，我又擔心你在路上。有一晚我作一個夢，夢見你坐在一隻大海船上，穿一身光燦燦的衣裳，有很多的洋婆子圍着你。忽然船壞了，許多的人都掉在海裏，大家叫救命，彷彿我在一個高坡上看見，急得甚麼似的。我忽然朝下一跳，好像身上長了翅膀一般，立刻從波浪裏頭將你抱了起來，放在沙灘上，看看你已經沒氣了。我只好仰天大哭，你被我哭轉過來。正在歡喜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西洋婆子，跟蹤兒上似的，一只手伸在你的膀子裏，拉着你就走了。我又恨又氣，正要追上去，有人拍拍我的肩膀說：「這不是你的世界他也不是你的孫兒，」說着對準我頭上一棒打來，我就醒了，還是睡在牀上。(又將聲音變低說)因爲那時有人造過你的謠言，所以我這些胡思亂想的夢也就沒有說給自芳聽。(顧氏囉囉索索只管說，治平因爲別有心思，糊裏糊塗亂答着。)

治平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吃飽了就睡，也要作夢的（其父期昌，其岳丈吳有逊，同自外面走來，正好將話叉開。）

期昌　請請。（大家相見）媽出來了。

有逊　姻伯母。

顧氏　親家來了。

有逊　您老人家出來坐坐，天氣眞好，今天你精神也覺得格外的好。（顧氏聽不大明白，期昌轉述一遍。治平前去與有逊周旋。張媽搬出幾張椅子。）

顧氏　親家，如今孫子也成了人，一門團聚，甚麼不歡喜？我人也眞好了，肝氣也平了，飯也比從前吃得下些……您請坐。張媽去倒茶叫聲少奶奶（張媽下。）

有逊　您請坐。

顧氏　親家請坐。

（張媽倒茶上。自芳來接着茶，先叫聲有逊，送杯茶；次顧氏，次期昌。顧氏讓親家喝茶。）

有巡　您請喝茶。

顧氏　怎麼少爺還沒有茶呢？張媽！

張媽　唷！少倒了一杯了，再去倒罷（笑着下。）

治平　我不要喝茶。（自芳搬出一張小桌子放在當中。）

顧氏　親家！從前人家都造謠言，治平不回來了，如今還不是回來了麼？人不回到家裏，回到那裏去？造謠言的人眞可恨，還說他討了洋婆子呢。（大家都笑。自芳望着治平。治平也隨便笑笑。）

期昌　現在年輕的人，本來糟糕的也很多。

有巡　世道人心，到了今日本有不可測的地方。治平將來一定是大有可爲的（張媽上。）

張媽　陳司務請少奶奶去弄菜。

顧氏　少奶奶，你去罷，老陳弄的菜吃不得，治平歡喜吃新鮮鷄蛋，你好好兒弄鷄蛋給他嘗嘗。（自芳笑着答應下去，顧氏又趕着說）他是歡喜外國派吃半生半熟的，不要太老了。哈哈！

有述　老太太眞會疼孫子，眞會疼孫子。

顧氏　可憐他祖父去世太早，好容易將他父親守大，全靠着作針線跟人家洗衣裳拿一家撐持起來。一直等到期昌拔了貢以後又在甚麼法政學堂裏畢了業，我們家裏從來沒有改過樣子的。

期昌　那時候學堂還很少。我們在法政學堂畢業出來，好像很新奇似的；而且馬上就有事情做。

（有述點頭）。

顧氏　期昌娶娶親就生了治平。可憐我那媳婦不久就去世了。沒有見着治平的成就。（大家嘆息）我五十歲的時候，期昌的朋友，們定要跟我豎甚麼牌樓……。

有述　那時節我還來請過您的示呢。

顧氏　我那時候說牌樓眞沒有意思。只要治平肯認眞讀書，就比甚麼都好。（總算大家幫忙，如了我的心願。一個人在世界上空名聲有甚麼意思。只要作事於心無愧就是了。可憐我是一點本事都沒有，又沒有甚麼依傍；倘然是老了，格外沒有用了。我也不想享兒孫的福；只

要兒孫能夠在世界上作一個有用的人，便死也閉得口眼了。）

有述　兒孫有用。還不就是長輩的福氣嗎！

期昌　前回看見報上有一個學生問他父親要錢。父親說他用得太大，問他除學費外，還有甚麼費用？他說還要女朋友的交際費；說是沒有女朋友，念書念不進去。哈哈！（有述也笑，治平也隨便笑。）

有述　那就讓他早討親好了。

期昌　本來是討過的。

有述　那就格外的該死了。（又笑，又嘆口氣。自芳上。）

自芳　飯好了，擺在後面小廳上呢，還是就在這裏？

期昌　就在這裏吧。

有述　姍伯母呢。

期昌　媽就吃飯麼？

顧氏　我到裏頭去，你們坐罷……。親家坐。

有述　您老人家別客氣，外面風也大。

顧氏　您請坐，我現在是眞經不起風浪了。（顧氏指點着自芳，又叫張媽幫着擺好桌椅。）

期昌　請坐罷。

顧氏　治平你多敬你丈人幾杯。親家您別客氣，菜是您姑娘作的，一定合您的口味。

有述　這都是您教導得好。

顧氏　那兒的話？回頭吃完了飯，叫治平說些海外的新聞我們聽聽。我想明年是要拿房子收拾得好。請親家來喝喜酒呢。（大家一笑。顧氏進去，期昌有述治平入座。治平斟酒，自芳上菜，大家請酒。自芳下。）

有述　她老人家精神眞好。

期昌　我們家裏多虧她老人家。要是沒有她老人家，就沒有我們這一家了。從前先君去世，外祖母接他老人家回去。她老人家說：「這還不是時候呢，等拿兒子養大，陸家的門戶撐持起

來，再回娘家。」

有述　咳！現在那裏還聽得着這種話。卻是她老人家也就眞受了不少的辛苦。不過有了治平，總算是她老人家替陸家造就了一個爲國出力的人才，也就心滿意足了。

期昌　治平呢，也不能馬上就說是人才，不過到底受過些家庭教育，比普通一班的青年總算得住一點。

有述　那是自然……啊！好風……。甚麼香？

治平　好像是桂花。

期昌　這都是你令媛種的。

有述　自芳的種花念書，是成了癖性。

自芳　還要酒罷。

有述　酒也夠了罷？

期昌　再去添上一壺。（自芳拿着酒壺斟完，進去。）

有述　今天暢快極了，可以暢飲。

治平　村酒也別有滋味。

有述　這是不錯的。

治平　早晨醒來，聞見花香，聽着鳥語。比車如水馬如龍的熱鬧，自然受用得多。（自芳送酒來）

有述　不然，一個人總有愛惜故鄉的心。我們生長的地方，是我們一身的故鄉。我們在十歲二十歲受的教訓，就是我們心的故鄉。如今的人，一面捨不得故鄉，一面愛惜他鄉。所以又是煩悶，又沒有主意，弄得莫名其妙爲止。

治平　有的時候被別種思想的壓迫，生出一種懷疑，便引起很大的苦痛。這種情形，往往影響到一個人的行爲上。

有述　思想的壓迫到還好，只怕是外面的引誘。

期昌　外面的引誘到還好，只怕自己跟自己搗亂。

有述　不錯不錯，剛纔您說的那個沒有女朋友不能念書的人，那就眞是自己跟自己搗亂。治平，

對不對？（治平不安，無可掩飾，只有發笑。）

治平　哈哈哈！

有逃　話已說得不可了，酒也喝得夠了，最好吃飯罷。

期昌　再喝兩杯，等素菜來再吃飯。

有逃　菜太多了……治平這次回家，暫且不出去罷。

治平　我本想在家多住些時。只是方纔有個外國朋友從漢口寄來一封信，說是要同我組織一個貿易公司。他因爲急於要回國去，不能在漢口久候；只專等我去拿事情商量妥了，他就趕着上海的定期船回國。我恐怕今天晚上就要動身呢？（期昌有逃大驚。）

期昌　今天晚上！怎麼一直沒有說起？

有逃　遲一兩天，許還不甚要緊罷？你怎麼來得及呢？

治平　恐怕遲了，就要誤人家的船期。

期昌　從前你跟他沒有約會嗎？

治平　唔！……有是會過……？

有巡　貿易公司總不是椿小事。到會忽然發生，而又迫不及待？

治平　我是怕錯過這機會。（自芳送菜上）

自芳　爹爹！這是自己家裏的泡菜，你嘗嘗看。

期昌　少奶奶，治平說他今天晚上就要動身到漢口去。（自芳頗覺驚異，馬上又鎮定。）

有巡　他說有個外國朋友約他去開公司，今晚就走，只怕來不及罷！你也不知道麼？

自芳　我……不知道。

有巡　公司總是越多開越好，不過自己多煩點兒神罷了……。

自芳　爹您多喝杯酒罷，飯還要等一回兒老陳下米下遲了（翩然下。）

期昌　既是一定有要緊的事呢，自然應當去。今天晚上坐轎子還好趕火車。祖母面前，我來替你
稟明。你大約事情商量妥了，就好回來。

有巡　治平來，我跟你說兩句話。（……總不至耽誤你甚麼大事。這話你老人家是不想對你講，

恐怕傘家事絆住了你的前程。要知道你的前程無限，祖母的年紀可是大了。猶如太陽已經靠了山。那流戀骨肉的餘光還照着在你的身上。你祖母是個慷慨義烈的女丈夫。她維持陸氏一家，決不想圖子孫的報答。可是作子孫的，卻也不能置大恩於不顧。

有洮　（喝酒）顯親揚名自然是一件事，承色笑也是不可缺的。（漸說漸走回席。白芳上。）

白芳　爹！這是甜菜。

有洮　總要早些回來。（坐下）（說時從林中射過一道夕陽。大家望着說，眞美麗，眞好看；卻又增了無限惜別之情。）

有洮　那邊誰來了，不是王三嗎？……啊，還有人。（王三跑上。）

王三　唷！老爺，少爺，吳老爺，……少爺，我來報信的，有個女洋人找你來了。

治平　啊，甚麼？

王三　坐着轎子，還有縣裏派的人送來的。他們來問路，在茶店裏喝茶。我所以先來報個信。女洋人說的好像中國話，我怕聽不懂，沒敢多說；回頭說得好就好，不好就是一個耳括子。

期昌　誰會來找你？

治平　想必是朋友。

王三　來了來了，洋姑娘洋太太這裏呢。（劉瑪利上，後面跟的轎夫，用人，幷一羣鄉下男女。期昌有亟都站起來。自芳明明知道是治平的私妻，只偷看治平的態度。治平不知所可，瑪利暫不發言。）

治平　我愛，你怎麽會來？

瑪利　我怎麽不會來，難道你還不許我來？

期昌　（問治平）這位女士是誰？

治平　這是劉女士。

自芳　這不是瑪利女士嗎？……這就是我公公，這就是我家嚴，治平就是外子。

瑪利　治平你已經有妻子的嗎？

期昌　小兒娶親已經七八年了，女士這是甚麽說話？

瑪利　（指治平）你這敗類害人的賊，你說你沒有娶過親，你千方百計騙我。（老陳出來看着奇怪。）

治平　我實在沒有……

瑪利　你我在美國不過見幾次面，你就動手騙我。你說跟腐敗的家庭早已脫離關係。你回家的時候，你說只到漢口經營煤公司，那時你還說出多少的不便，不許我跟你同走。誰知我以後纔打聽到你是怕你父親到上海找你，所以急於回家敷衍你父親。我一連打了好幾個電報……差不多每天一個，誰知一個沒有回電，兩個沒有回電三個四個還是沒有回電，我纔決意自己來看你。幸喜我哥哥跟這裏縣知事有些認識，寫了封信託他照應，你以爲能夠一生一世的躲着藏着嗎？你以爲我是軟弱無能隨便讓人欺負的女子嗎？（盛怒拉張椅子坐下，望着治平，期昌亦盛怒。）

有逃　原來漢口的貿易公司就是這麽回事！（說着看治平！治平回過臉去嘆氣。）

期昌　治平，你會這樣兒不知自愛！（自芳微微低首。瑪利憤極而悲。大家長嘆無語。張媽此時溜

出來看看，自芳趕住張媽說話。）

自芳　你跑出來幹甚麼？快去快去，跟老太太不要說起，別讓她知道。（張媽一面聽自芳說話，一面望着新來的客發愣，自芳跟她咬咬耳朵，推她走去。老陳看得心裏明白。）

老陳　唉！怎麼謠言變了真事！少爺，您總要拿出主意來，別叫老爺着急纔是。（他一面去趕那些看的人，一面讓轎夫等到後面去喝茶。轎夫等隨老陳繞到屋後去。那些鄉下人退了一退，仍然擠上。有逑正想說話，治平已經開口。）

治平　求爹爹恕我，我并不是不知自愛。我今天拿我的心事和盤托出，就當是我表示我的懺悔。我自從跟自芳結婚。我覺得她多少事莫明其妙，所以我跟她的愛情本來不甚濃厚。到了外國，看見歐美婦女那種活潑溫柔的情形，不禁非常羨慕，所以纔有跟這位劉女士結合的事情。那時候恐怕不是歐風美雨浸潤過的劉女士，還不能引起我的顧盼。我此番回家，原想求父親跟岳父商量要跟自芳離婚（有逑大驚，自芳亦不免愕然，期昌握拳抵几長嘆。惟有瑪利女士抬起頭望望治平，似含無窮的柔媚與悲哀，也用尖細的聲音、嘆一口氣。）

期昌　該死！該死該死到萬分！

治平　誰知我回家以後（瑪利急了。）

瑪利　你回家以後，便怎麽樣便怎麽樣？

治平　我回家以後，卻又發現了自芳不少的好處……是新式女子所沒有的好處。

瑪利　我不許你再往下說，我不許你再往下說。

期昌　治平，你竟敢在我面前說這種不莊重無賴的話，眞是毫無忌憚。我眞沒有你這樣不知廉恥的兒子。

瑪利　老先生，您有多少遺產給治平？

期昌　這是甚麽話？我那裏有甚麽遺產給治平。我所給治平的詩書禮義，都被他弄得破產了。

瑪利　兒子過了二十一歲，就不歸父母管束。如今的年月，除非是父親有很多的遺產，纔有資格管束兒女呢。目下您教訓治平已經遲了。只問這麽樣解決今天的問題，空口說白話，是沒有用的。

有述　這我可不能忍了，天底下那有這種事情，男女的關係，本是雙方的，既不能專怪治平引誘劉女士，也不能說劉女士單獨引誘治平。總而言之，世道人心到了今日，眞是青年男女墮落的大關鍵。……

瑪利　你說誰墮落。

有述　聽我說完，就今日而論，劉女士怎麼能夠那樣兒質問長輩，就是跟治平作朋友，期昌先生也在父執之列，劉女士似乎措詞失當。治平呢，方纔的話太覺狂妄無稽，也不是對父親應該說的。至於自芳，是我的女兒，是治平的髮妻，應該……。(瑪利搶說)

瑪利　老先生，你這是甚麼話，甚麼叫作引誘，甚麼叫作措詞失當，這分明是侮辱人，你應當知道公然侮辱是甚麼罪名。

期昌　這些都不必辯論，只是當初劉女士跟治平結婚的時候，爲甚麼不打聽打聽明白呢。

有述　一生的大事，能夠那樣草率隨隨便便就跟人家結婚嗎，治平有不對的地方，我們自然責備治平。女士有不妥的地方，我們可也不能贊同。總而言之，治平是有妻之夫。

瑪利　我也不願意跟你們這些半開化的人多說費話，反正治平的名譽信用將來的希望，甚至於性命，都在我手裏，我決不能放過他。治平你還裝傻嗎。

治平　你要怎麼樣呢。

瑪利　你說怎麼樣罷。（此時有述拉期昌一道去說話）

治平　自芳實在眞是一個很有思想的女子，我願你暫且把目下的事情擱一擱，先跟自芳作個朋友，我不能夠飛到那裏去，你們先把你們的人生觀交換的研究研究，然後再處置我，好不好呢？（有述與期昌雖是在一旁去仍然聽着看着）

瑪利　治平你別弄錯了，我可沒有功夫跟你說費話。（不理他）

治平　（對自芳）自芳你自己已經介紹過了。我總然不足齒數，你們不妨見見。

自芳　這毫不與我相干。（臉特帶一種輕侮而淡漠的微笑）

瑪利　治平。

有述　自芳你進去。

自芳　爹爹你放心罷，我要是避開，不怕怠慢了客嗎？

瑪利　治平，你不用再支吾了，如今只有兩個條件，一、你趕快跟這鄉下的女子正式離婚，二、你以後一切事情要絕對受我的監督。你有本事你就殺了我，不然就絕對的服從。你要想再弄一些兒狡猾，我能夠叫你一生所受的苦疼比自殺還要利害。趕快趕快五分鐘以後不許你再遲疑了。害人的賊，專門會把當給人上。

期昌　這……這是那裏說起。

有逑　這是中華民國所應有的麼。（許多鄉下人都在那裏笑的笑作怪相，老陳出來趕開他們）

老陳　有甚麼好看有甚麼意思，還不是那麼一回事，差不多的人家都有的，走開走開。（衆人散去）少爺你怎麼毫沒主意。今天馬馬糊糊混過，最好造一座東樓，一座西樓。

治平　走開。

期昌　多口下去，……治平你怎麼樣。

有逑　唉！（自芳看着不得下台，打定主意，很大方的走到劉女士面前。）

自芳　瑪利女士我跟你雖然是初見面，大家都是女人，總不妨表同情的。

有逑　自芳自芳。（以目示意，叫他不要說話。）

自芳　我願意爹爹許我說完這幾句話。

瑪利　治平怎麼樣，只有三分鐘了。

自芳　我求瑪利女士完全當我是不相干的局外人，聽我幾句最誠懇的話。（治平恐怕他說出不妥的話想止住他又不敢）我跟治平結婚以來，治平常不在家，他并沒有深知我，我亦沒有甚多的機會可以深知他，我父親跟治平的老人家是好朋友，我嫁到這裏來，好比從我寄住在父親的朋友家裏一樣。

期昌　少奶奶你這是甚麼意思？

自芳　我也不過是這樣想罷了。

有逑　咳！

自芳　我常常想，結婚跟離婚都不過是一種形式。我是從來沒有在這種形式裏求幸福，世界這

樣大，難道沒有別一個境界能夠容得下我們。治平跟女士結婚的時候，他心裏本來沒有我，所以他對女士說他從來沒有娶過親，恐怕他哄騙女士，正是他愛女士最深的地方，治平因爲愛女士纔大膽娶女士，女士因爲愛治平，纔放心嫁治平，我決不願拿我這局外人來作煞風景的事，更不願勉強算人家的妻子來看不起我自己，劉女士你放心罷。

期昌　少奶奶這是甚麼話，那怎麼能夠。

有述　自芳你是甚麼意思。

自芳　爹爹顧全女兒，女兒也不過顧全自己，顧全一家。我想劉女士決不能久在鄉下，治平在倉促之間也沒有辦法。求公公還是讓治平送劉女士回上海去，（對治平）治平幾千里路結伴同行，可以不怕寂寞了。你的行李是很簡單的，我來替你預備罷。（正想下去）

期昌　少奶奶慢着，我決不讓治平爲這種事情離開家裏去。

有述　親家我方纔想自芳的話，很有深意，我們已經是過時的人了，我看解鈴繫鈴還是讓治平自己去了罷。

期昌　唉……

瑪利　無論你們是手段也好，是誠意也好，只要治平能履行條件就完了。（張媽上）

張媽　少奶奶請來能老太太說好像外面很多人說話，問是誰呢？他老人家說全不聽見有時好像全聽見，（指指瑪利）怎麼還沒去。

自芳　你別管，你去罷，我就來（說着走了進去）。

治平　瑪利，你的條件我卻明白了，我們有話……你這兒來，我跟你說。（意欲引瑪利一旁去）

瑪利　我們沒有甚麼秘密，有話公開說。

治平　Particular to you。

瑪利　外國話我不懂。

有恥　治平不必遲疑了，應當怎麼辦就怎麼辦罷，別盡自己跟自己搗亂了。

瑪利　啊我眞沒見過這種卑劣無賴的男人，我眞受不了這種煙霧漫天的光景。我再要站在這裏，一定被野人吃了去，我想不到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受這種的侮辱。Oh!

轎夫，（對治平）我不怕你跑了天上去，你再能出頭就算你……轎夫。（她氣得連上氣不接下氣樣子。）

瑪利　治平你要放明白，你休想再轉灣了，你休想我再饒恕你。你休想能逃出羅網。你記住，這是你欺我，騙我，侮辱我，逼迫我，使我不得不用最後的手段（加重）我最後的手段。你不要後悔。（轎夫上）走。

老王　洋太太你叫轎夫我就去就去，你輕一點兒老太太聽見不得了。（急下瑪利朝外望）

治平　瑪利。

瑪利　走了，走了，我一生拚給你了，你不要後悔。（下）

有遯　這還不是野人麼？（他憤極望着瑪利的背影。期昌手足顫動，連話多都說不出來。）

期昌　我我我一家都完了。我辛辛苦苦撑持的一家完了，完了。

治平　爹爹放心，那是不會的。

期昌　你說不會，你說不會。

治平　劉瑪利縱然利害，也不致破壞我一生。

期昌　不要人家來破壞，你自己已經破壞你自己了。劉女士不知自愛，不去說她，家裏還有你媳婦呢？你怎麼對得起她，又怎麼對得起大人。我自此還有甚麼面目見人，祖母倘若知道又怎麼樣？你自己是不用說了。劉女士就算好說話，社會上未見得能夠寬容你，你自己的良心更不能夠放過你，你只顧一時的糊鬧，弄得多少人爲你受盡苦處，於心何忍。我也不忍往下再說。只看你怎麼恢復你本來的面目。（說到這裏非常沉痛自芳上提一個包放在門旁。）

自芳　劉女士去了嗎？

有逑　去了，祖母沒有問起麼？

自芳　劉女士大聲說話的時候，祖母就聽見了，問甚麼事，我支吾開了。祖母本來還想出來坐坐，因爲吹了點兒風，頭有點不舒服，我剛服侍他老人家睡了。他老人家還替治平打算這樣，打算那樣，！咳他老人家愛治平，眞是無所不至。（對治平）行李收拾好了。

期昌　少奶奶你太好了，治平辜負你，你還替他打算，你的意思是要叫他慚愧，他那裏知道，可是我決不讓他辜負你。望治平憑他自己的良心來處置這件事情。

治平　我也決不辜負自芳。

自芳　說不到辜負的話，只要你自己檢點檢點自己的事情，別讓人家說你一回家就使大家不安。至於我，在家裏承父母十分鍾愛，來到這裏，祖母舅姑待我比自己子女還好。我本來歡喜鄉下，也不羨甚麽繁華，我愛種花，愛養蠶，愛讀書，自然有許多世界在我這方寸之中，我又何求於人，又何求於你。況且我最佩服祖母的爲人，他老人家辛苦一生，好容易使兒孫都能成立，我不要說是孫子媳婦，就算是鄰居，我也願意常來安慰他老人家，如今他老人家所望的只有治平目下這件事，一定要教他老人家傷心，我不忍，我以爲還得想法子娛他老人家的暮年纔是。請治平不要再提自芳的事，自芳自然有自芳的主見。……時候不早了，你也自己決定罷，去罷。（期昌有述同深深長嘆）

治平　她已經跟我決裂了，還有甚麽說的。

自芳　你不能這樣說，她是個可憐的女子。

有述　自芳，難道你不可憐麼。

自芳　天底下祇有失望的人跟乞憐於人的人，是最不幸，是最可憐，本不求人憐也就不受人憐，本來沒有求人的地方，也就沒有失望的苦楚。治平沒有回家是怎麼樣，他回家以後又是怎麼樣，荳棚瓜架不適宜於金迷紙醉的人物，錦繡繁華也不適於鄉村的女子……唷！還麼半天菜也冷了，應當熱熱去了。

期昌有述　用不着熱了。

自芳　不費事的（端着菜就走）

治平　自芳……（自芳回頭）

自芳　你的話不用說我都知道。（下）

治平　想不到這幾年自芳的學問思想，進步得這樣快。

期昌　想不到這幾年你的道德品行，退步得這樣快。

有述　天下事想不到的太多了。(苦笑)

治平　如今也無法可想，只好暫且把那邊的事情辦妥當回家。

期昌　只怕再帶些不幸回來。

治平　爹爹我暫且去一去(期昌垂淚無語。)大人還求您格外看重自芳。

有述　自芳(治平對有述期昌鞠躬回頭提一提皮包又放下叫老陳老陳上。)

老陳　作甚麼。

治平　你替我搬着這個皮包到前面鎮上去，雇乘轎子趕火車。

老陳　老爺答應麼。(望着期昌。)

治平　老爺答應了。

老陳　剛回來，又要去，老太太怎麼捨得。看起來眞利害。(一面說着背着皮包下治平看看表想進去看自芳，自芳正端着飯菜從裏面走出，治平前去叫了一聲自芳，自芳略爲停步，卻不理他，治平湊近前說。)

治平　祖母醒了沒有。

自芳　還沒有呢？

治平　我不敢驚動，回頭他老人家醒了，請你說我有要事往城裏去了兩三天就回來。

自芳　家裏的事不要你煩心（治平與期昌有逑鞠躬，又向自芳示意，自芳將飯漫漫擺在桌上。治平無精打彩的走下去。期昌目送之，憤極而悲。有逑握住自芳的手叫。）

有逑　自芳（自芳輕輕答應。此時又聽見前頭有兩個小孩唱山歌之聲。）

自芳　低頭。

（完）

第二夢

洪深

根據 J. M. Barrie's "Dear Brutus" 改譯

登場人物

劉太太
董林宛春
許二小姐
袁眞人
董國材
代代

瞿夫人
馮毘
王裕
劉厚齋
瞿知白

第一幕

此是神仙故居。相傳若干年前，有一高人雲遊至此，見此山峯嵐奇特，松木幽深，更喜此地翠屏高障，清溪環繞，便築茅屋數椽，小樓一角。初僅嘯風傲月，擊劍練丹；繼便驅役龍蛇，呵叱雷雨，待後功德圓滿，乘鶴飛去，空餘此屋此樓。偶而塵世俗人，迷途到此，都要指點那斷垣殘壁，想念一番那仙去的道士也。又過了若干年，忽地又來一道士，硬說勞山本爲他有，硬將此屋此樓占住。修砌了那七倒八歪的土壁，糊好了那雨打風吹的破窗，又命他帶來的香火下山買辦許多用物。如今檯桌凳椅，式樣皆新，油酒茶糖，項色齊備，重新作起人家。此刻所見，即是此屋此樓樓下一間靜室。

俗眼看去，那室內未見有甚仙異。左壁有門，右壁有門。靠後左首一帶，半牆紙櫺，右首一帶，槅子長窗。極像山東大戶人家的客室。右壁掛一幅墨龍，左壁凹處，供「老君青牛過關圖」圖前小

几，几上焚香，几旁太府椅，又像本山諸宮吃糠道士的經室。至於右手放的匟几，中央圓桌，桌上茶具，廊上生着火的風爐，爐上煎着一瓦罐水，更是平常人家常見常有之物，不甚希奇。那洞天福地種種傳說，原是那道士帶來的香火說出來的。

那香火到山下採買什物，口裏時常瘋瘋顛顛。他說我叫王裕，我主人道號袁眞人。我同他名雖主僕，實在還是師徒；豈但師徒，將來還要做一會的神仙。我師父善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說得高興，便多買些德國啤酒，法國勃蘭地，呂宋煙，玻璃杯，洋刀，火柴，油煤燈等等包紮了，一個人從青島市背上勞山去。

這一晚，月白風淸，正是夏末秋初時候。遠望去山石樹木，都是一片銀光。廊下幾棵野草，隨意擺動，忽聽隔壁房中有一羣婦女嘻笑聲。

又聽得

「劉太太你頭裏走。」

「我怎麼好僭了你們諸位呢。」

「好人應該在頭裏走。」

「哎喲！，我還是好人眞是那裏的世界，太陽該從西邊出來啦。」

「這裏本來不是尋常的世界。」

「別推我，留神拌倒哇。」

「蠟台舉高一點，就看見了。」

話還未歇，只見五位女眷，每人手裏棒着蠟台，從右首小門，一路照着出來，隨手放下燈燭，那室內便明亮了許多。且看：

第一位、是五十多歲的劉太太，看她衣服不甚入時，但也不覺古董，同她講話，覺得從骨子裏直笑出來，甜密得令人親愛；但她並非笑，乃是天生的一團和氣，一位多福多壽多財的老太太。

第二位、三十多歲的瞿夫人，旁人背後議論，說她平時雖美，遠不及怒時更美；而瞿夫人於是乎多怒。

第三位、董林宛春，新嫁娘，今隨夫子蜜月旅行，新女子，前曾在高等女師畢業。

第四位、馮畏女士，一切不畏，她不畏梳奇怪的頭，不畏穿奇怪的衣服，不畏單身旅行，不畏旁人議論，不畏天下難事。

第五位、許二小姐，乃是閨秀千金，家中富有，父母寵愛，所以奶娘丫頭小厮奴僕，沒一個敢違拗她，天下甚大，卻是沒有一件事入得眼，沒有一個人看得起。

瞿夫人　（敢作敢爲）這件事，一刻也不能緩得，喒們主意都拿定了罷。

劉太太　要辦呢，自然就辦。（好好先生）可是你們當眞就辦麼？

瞿夫人　別等他們男客來，喒們先辦妥了頂好。

董林宛春　不妥能，這件事男客也有份。

許二小姐　回頭男客來，老道準是跟着一塊兒來。（衆人默然）我看你們怎麼辦？

劉太太　袁眞人還是喒們的主人呀。

馮畏　眞是有點對不起老道，可是計較不了許多。

劉太太　（不肯得罪人）就辦罷？

宛春　瞿夫人寫着呢。

瞿夫人　（懷中日記簿扯下一頁，取自來墨筆正在寫着。）快寫好啦！（回頭）瀾女士，請你張一張，男客不就進來麼？

馮畏　（至右門探視）不礙，瞿先生剛又開了一瓶白蘭地。

瞿夫人　那是非開不可的。你們那一位把香火叫來，勞駕！

馮畏至香案邊，取了磬錘想擊磬；但又懷疑膽小，未敢下手，看着衆人。衆人不敢多事，還是瞿夫人點頭，似乎說不妨。那老道叫香火，也有這樣叫法，馮畏便用力擊磬一下。

劉太太　可憐可憐，香火可憐：

許二小姐　這是他自作自受。

馮畏　他來啦，大家別擠在一處，好像是商量通了串什麼把戲似的。

衆人慌忙分開，不免帶點矜持做作，端坐恭候。來了一位。

王裕，濃眉大眼，體格魁梧，穿一身藍布衣袴。我們若在山東直隸，起早趕路，晚間到了宿頭，那客店裏倒臉水牽牲口的夥計，必定是他。但人不可貌相，從前江湖上講義氣，他可以開黑店做大王。如今綠林淘汰了，他還可以拿一管盒子礮，藏在靑紗障後做土匪。做土匪：一可以升官，二可以發財。既升官，須得留兩片鬍子，穿一身軍服；既發財，則須戴上眼鏡小帽，着上袍子馬褂。所以北地有句話叫「民商兵匪不分」；又道「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買鎗」。剡下王裕祇做得一香火道人，可憐！

瞿夫人　王裕，把這個電報寄了出去。

王裕　是，（巳給）這裏的電報都交給山下郵務局，轉寄到靑島電報局，再發出去。郵務局每天下午三點鐘關門，要是你的電報格外要緊……

瞿夫人　非常要緊，你怎樣能幹會辦事，總可以想法把電報立刻寄出去。

王裕　好罷，（接電報）總替你送到就是。

劉太太　（反代王裕擔心）嚼。

瞿夫人　費你心，你認識字麼？

王裕　多少能寫幾個，我差一點還是秀才。

瞿夫人　你把電報念一遍，字跡潦草，怕你認錯。

王裕　（默念一遍。從此以後，不信婦人。）嘿！

瞿夫人　高聲念！

王裕　奶奶！

瞿夫人　高聲！

王裕　（無可奈何）青島警察廳公鑒：勞山香火王裕，偷竊寶石鑽戒，請扣留嚴辦。

瞿夫人　很好，一個字不錯。

王裕　（求情）奶奶！（看見瞿夫人捧着經讀，祇得轉身又求許二小姐。）許小姐！

許二小姐　（凜然）王裕會寫字，何不叫他註上，戒指一共有幾個？

瞿夫人　王裕。把數目塡進去。

王裕不把數目填進去，卻將戒指挖出來，垂頭喪氣，將賊贓還了原主。

王裕　（幸喜了結）衆位奶奶太太小姐們，這張電報撕了罷。

瞿夫人　當然不能！

許二小姐　我早說過，這人是賊皮賊臉賊骨頭。我最會看相。王裕，我早看出你不是一個好東西。

王裕　我悔之晚矣！

瞿夫人　眞是晚矣！

馮畏　（從來不像今天說話少）我們不妨對他說，并不是爲了幾個戒指，跟他過不去。（鄭重）王裕，你該知道，這幾個戒指不過是一種作用，一種藉口。

女賓聽了這句話，一齊精神煥發。

瞿夫人　眞是我們非辦你不可，除非……

馮畏　除非你能說出來，這裏五位女賓在什麼上頭，是大家相同的，有什麼東西，是大家公共的？

宛春　不止女客，就是這裏男客，也有什麼是相同的，什麼是公共的？

瞿夫人　我們都不認識袁老道，我們都從青島來遊玩勞山。在山裏都逢着大雷雨，所以都借這裏避雨，也住了一個多禮拜啦。想走，天就下雨，老道直留我們久住。聽他說什麼日期未到，要試試我們大家什麼是相同，什麼是公共的東西。

宛春　老道不肯說，到底是什麼東西？

許二小姐　老道信口胡說罷了，我們那能相同呢？

馮畏　（果然）不能相同。

劉太太　我們晚上都睡不着，儘念着這件新鮮特別的東西。

馮畏　王裕一定知道，你不說，（直捷了當）至少二十天監禁偸戒指的賊！

王裕　奶奶小姐們，說了半天，我全不懂。

瞿夫人　他懂，他懂！

劉太太　王裕，你的師父袁眞人，很有點古怪。

王裕　人家都說他一半是仙人。

馮畏　他想法把噆們都請來，不知要玩什麼戲法？

　王裕聽得此言，渾身戰慄。

馮畏　你們都看王裕嚇得那個樣子，他還說不知情。

王裕　我——小姐——他——你們諸位，都不該來，不該來！（慨歎）

　大衆面面相覷。

劉太太　不該來。什麼道理呢？

王裕　（搶說）沒有道理。你們既然都是一邱之貉，爲什麼要遊勞山？

劉太太　一球什麼？

瞿夫人　他說一邱之貉，我也明白了。大概老道看着我們，都有點罪孽。

王裕　我不曉得。

許二小姐　（冷笑）仙人把噆們請來，要超度噆們。

王裕　（奪口而出）不能超度！

大衆又氣又駭

劉太太　我看仙人怪和氣的呢。

王裕　（想起仙人，也有不和氣的時候）我師父是個老妖怪，阿呀，我把話說錯了。

馮畏　倒沒有說錯，前天我見老道在院子裏對花草說話叫花草快長，那些花草，就不由得不長。

劉太太　院子裏景致眞好，眞像神仙的院子。

大衆顧廻院子。

劉太太　你看月亮還是十分圓，你看那些花草，紅的白的，黃的紫的，（閉目遐思）有一天我看見大洋貨店裏擺着一頂洋女人的帽子，也是這樣花花綠綠的。

瞿夫人　仙人道力高妙，院子裏長花草，也長帽子。

許二小姐　老道種花種得不錯可是這麼大年紀還種花，可見得不是神仙。王裕，老道有多大年紀啦。

王裕　他不肯說年紀，他怕說了出來，警察廳會干涉。我聽山上人說，七十年前，看見我師父，比現

在老得不多。

瞿夫人　胡說！

王裕　不信，現存着許多修鬍子的剃刀，

許二小姐　（訝）修鬍子的剃刀！

王裕　小姐，你沒有結過婚，不知道剃刀的好處。嫁過的，一看有幾種剃刀，就猜出男人有多大年歲。幾千年的時光，全在這把剃刀上。現在用德國刀，前清用北京王麻子的刀，元朝用蒙古鐵刀，唐朝用鋼刀。我閉上眼睛，就見一年一年，幾百年飛過去。仙人對着鏡子，掌着剃刀，離拉離拉修鬍子。

許二小姐　你說得好笑，（故意）仙人結過婚麼？

王裕　他自己也忘了。（想）唐朝離現在多少年啦。

許二小姐　問這個幹什麼？

王裕　他領着唐明皇遊過月宮。

馮畏　一千六百多年啦！但是那個道士不姓袁！

宛春　我看過一部閑書。裏面有個袁眞人，好像是猴子精。

王裕　新近又有人替我師父作了一篇傳記，印在書裏。

馮畏　誰？

王裕　是俺們山東大才子蒲留仙。

馮畏　聊齋誌異。

王裕　第五篇，就是勞山道士。

馮畏　（虧她聰明）難道這幾天的小雨，都是老道下的？難道那一天的大雷雨，也是老道支使的麼？

王裕　七月十五，七月十六，七月十七，就在七月十七晚上，他們（不說了）。

瞿夫人　（祇好問）他們，誰們？

王裕　相同的，公共的。

宛春　什麼？

王裕　我不知道。

許二小姐　（想起罪孽的話）我想在座這幾個人，該不至於有一人造孽，連累一羣罷。說起來，祇跟劉太太素來相熟，我們一塊兒上的山。其餘諸位，本多不大識認，誰也不知道誰的細。

大衆皆擔心事

許二小姐　王裕，利害不利害？

王裕　不知道。

宛春　今天不是七月十七麼？

王裕　正是七月十七。今天晚上，村裏人早早回家，藏躲起來，關門上鎖。

許二小姐　害怕什麼？

王裕　害怕，（欲言又止）我不曉得。

瞿夫人　（性急）可惡還不老實說，（舉手）打電報非辦不可！

王裕　我說，我說我偷戒指，別讓我師父知道，我就說。

瞿夫人　快說！

王裕　我也說不很真，我從來沒有幹過，師父叫我幹了好幾次，我沒有肯幹。

宛春　幹什麽？

王裕　（當衆叩求）奶奶小姐，慈悲積德，高擡貴手，我也不是生成的壞種子；因爲做了人家奴才，纔有今天做賊的下場。常言道，渾河裏不流清水，驢子羣裏不出駱駝。（註：環境之謂也）你眞不知道，窮人做壞事有多麽容易，好比走路，到岔路口一步轉錯，就越走越錯。

大衆默然

宛春　（感慨）人生多歧路！

王裕　我年輕的時候，家裏大人，送我上錢鋪裏當學徒，我不肯去。（悲傷）當初假如我去了，今天也許已經做了掌櫃，你總找不出一位，再比我王裕，規矩，老實，忠心，可靠的買賣人啦！今天

有誰讓我悔過回頭，有誰再送我上錢舖裏當學徒，我死也甘心。

劉太太　（感動）做了香火，可憐！

瞿夫人　可憐，然而還是他自己……

王裕　許小姐，你給說句好話罷。

許二小姐　（厲聲）監禁二十天，沒有旁的話！

王裕　（發急）請你別提偸戒指啦，我說一個新聞！

瞿夫人　始終是不打不招。

許二小姐　依我說，重重辦他！

王裕　（不服）你待奴才下人們，頂狠毒，頂刻薄啦。

許二小姐　誰叫你做壞事！

王裕　（忘其所以）小姐，也許有一天，你也會在岔路口走錯了那們一步。

大衆愕然

詐二小姐　大膽，胡說！

馮畏　聽見沒有，他們男客都來啦！

瞿夫人　王裕，你說了，我們不辦你。

許二小姐　我不贊成明知故放。

王裕　奶奶，小姐。你聽我說，今天晚上，千萬別出門，院子裏不要緊，再遠就險了。

劉太太　你師父白天都不讓我們出去，晚上出門幹什麼？

王裕　我不知道，可是諸位千萬別去遠，（轉身瞪了許二小姐一眼，憤不能平。）倒是這位小姐，去一趟也好。

許二小姐　混帳極了！

瞿夫人　（問衆人）放王裕去罷。（見衆人同意，便把電報撕了。）

王裕　謝謝衆位奶奶，小姐，太太！

宛春　還有旁的新聞麼？

王裕 （感激圖報）千萬躲着大樹林子。

宛春 這裏那有樹林子？大樹林子在那一邊山峯上，離這裏有十幾里地呢。

王裕 （掩口低聲）師父快來啦，別叫他知道是我說的，這座林子古怪，誰不願意出醜丟臉，千萬別走進大樹林子，轉身溜去老道背着手踱出來，看他頭髮白潔同素絲，兩臉紅潤似嬰兒，與普通道士一般打扮，祇多架一付金絲眼鏡。

袁眞人 （踱了一轉，見女客都站起，連忙謙讓）請坐，請坐，（搬一張凳讓劉太太坐，她剛想坐下，眞人把凳抽了，劉太太幾乎坐在地上，眞人大樂。） 嘻嘻！

劉太太 好淘氣的仙人。

袁眞人 咱們兩個人有因緣，咱們兩個人有因緣。（爬上太師椅，盤膝坐定。那椅背高大，眞人矮小，縮做一團不見了。

這時從右房走出劉厚齋，他今年六十多歲，還是喜歡聽僕人叫一聲少爺，他祖與父生前做過大官，他現在是山東出名的豪富鄉紳，家裏除掉千百頃田地，還有三樓藏書。他少時讀書，曾發

下志願，要著一部井田考。家中書桌抽屜內，尚有十五六頁鈔寫未完的筆錄。往常同朋友談起，計算幾年幾月，這部名山事業能得告成。可惜從未打算，那年那月可以起筆。所以他生平有一大恨，只恨生在膏粱錦繡之家，倦了奏動絲竹管絃，厭了遊遍名山勝水，十分安樂，養怠了志氣。假使生在平常讀書人家，自己是個寒士，這部井田考，早可傳之不朽了。他前妻在日，右足不良於行，走路時一跛一顛，坐定時足不着地。他有時搬張小凳替夫人擱脚。這位繼室夫人，本是兩腿康健；但劉厚齋却能以事原配之誠事他的繼室，每坐不忘小凳，三十年如一日。太太始而慍，繼而坦然。如今走路時，真也有點一跛一顛。你看，劉厚齋入室第一事，便是搬小凳。

跟着出來董國材。記得他星期一纔在大學畢業，得政治經濟博士學位，星期二便與女學生結婚，星期三做了交通部司長。董博士少年得意，志大才大，生平祇有一事，自己承認失敗。現正背着人，力圖補救。

瞿夫人　董先生，我們知白還沒有辭麽？

董國材　（帶笑解說）瞿先生手裏一瓶酒，也喝夠九成了。（照例性急）厚齋，她們女太太贊成我

們的主張麼？

劉厚齋　我還沒有問哩，就怕我太太倦乏了，走不動。（問）太太，你覺得今天還有興致麼？你的右腿方便麼？

劉太太　整晚我休息着，很方便。

劉厚齋　（將太太腳下小凳轉一個身。）這樣，你更可以舒服些。低聲緩氣歇一會兒，太太你要高興，可以在月亮地裏散散步。

劉太太　院子裏散散步，不要緊。

董國材　院子裏有什麼道理，我們可要走得遠點。今天晚上，預備冒一個大險，山裏冷，你們都得披上斗蓬。

許二小姐　荒山野地，有什麼可玩？

董國材　我們去找一個怪樹林。

女眷齊吃一驚，偷眼看道士，道士裝作不解。

潤畏　國材又說笑話了，這裏那有樹？方圓十里，那有樹林？你昨天還說，好好一座廟宇，四面缺少大樹。

劉厚齋　往常呢，固然沒有樹；今晚不同，今日是七月十七。

道士興匆匆走上前

董國材　道翁，請你把剛纔對我們說的一番話，再說一遍。

袁眞人　我頭一個不信，我頭一個不信山裏人說每年七月十七，勞山有林子飛來。

瞿夫人　還是在山上，還是在山下？

董國材　也不在山上，也不在山下，也可以在山上，也可以在山下。據說，這飛來林，年年飛處不同：一年在上清宮，一年在北九水，又一年在柳樹臺，從來沒有一定地點。這纔奇怪，這纔有冒險的價值！

許二小姐　（起疑）想必是老道勸你們去尋找林子？

劉厚齋　未必盡然。飛來林，本是齊東野人之語，所以道翁也不深信，（亦如少年好事）倒是我們、

以爲荒謬得有趣，不妨一試，董先生你看如何？

董國材　誠然。

袁眞人　你們去，無非空跑一趟，空費許多時光。你看這樣好月亮，爲什麼不打麻雀牌來？我們可以湊兩桌。

董國材　我偏要去尋找樹林。

馮畏　尋找到樹林，有什麼好處？

董國材　林中無拘無束，逍遙自在。

馮畏　（想了一想）人多了，那能逍遙，那能自在？

董國材　我們陸續分開去，兩個人結一伴。

馮畏　（方始高興）我想倒值得一試。劉太太，我替你拔上鞋，你的右腿，走走就好。

瞿夫人　且等一等，（細問）袁眞人，這所樹林，有什麼法力奧妙。

袁眞人　誰見有林子？

許二小姐　難道你也沒有見過？

袁眞人　我從來不信。

瞿夫人　山裏村裏，總有人見過林子，去過哇！

袁眞人　恐怕就是這們說說罷咧！恐怕就是這們說說罷咧！

瞿夫人　見過去過的，回來怎樣說？

袁眞人　沒有人知曉，他們進去了，就不回來。

馮畏　（甚畏）不回來麼？（坐定不去了）

袁眞人　都是無中生有，胡說！你看，一到天明，林子飛去了人也飛去了！（大樂）嘻嘻

馮畏　我不贊成這種林子。

劉太太　（愈聽愈不懂）我怕山裏暑氣未消。（豈知衆人早已中暑發狂。）

劉厚齋　既是女太太們不高興，此議打消，我們都不去了。這本是逢場作戲的事情。

瞿夫人　（對馮畏眨眼）袁眞人勸我們不去，我們當然不去，不要孤負了主人的一番好意。

董國材　（十分掃興）道翁謹遵台命；你叫他們擺兩張桌子，麻雀牌搬出來。

大衆齊歎一口氣

袁眞人　（一哭就出）我不幹！我一心一意要你們去，我想念了許多天要你們大家都去，我不幹！我不幹！（哭着賴皮，滾在圓桌底下，有人拉他他就打手）。

劉太太　你聽他一心一意，早要我們去，眞是人小古怪多。

瞿夫人　我早猜到，這所樹林蹊蹺得很準有原故。

劉厚齋　那有原故，不過一句笑話而已。

宛春　（心腸輭）別哭！別哭！

袁眞人　（撒嬌）沒有人理我，沒有人喜歡我，沒有人跟我好。

女人立刻圍着他說好話

鵑臣　（哄騙孩子）我們都理你，都喜歡你，都跟你好，起來！（句）聽話，（句）好，（句）乖乖的道士！

宛春　拿我手巾，揩乾了眼淚。

道士讓牠揩眼淚，但是不肯爬起來。

許二小姐　你們慣壞了他的脾氣。

袁眞人　（發作）我天生要人慣，我天生要人慣！

劉太太　眞是神仙寃家，好罷，大家都去尋飛來的林子。

衆人經不起道士哭鬧，都答應了。

馮畏　走！（領頭）戴帽子，披圍巾，加斗蓬，不怕不怕，王裕的話，祇當沒聽見。許小姐，咱們穿衣服去，顯顯女子的膽量。

衆人一鬨而出。

眞人方纔快活，從桌底下爬出來，那圓桌上花瓶，先時慌亂推翻，翠葉紅華，跌落地上，眞人踩踩打躬。

袁眞人　花阿，爲了我，使你吃苦。（捧起花枝）委屈你，頭上可曾跌痛。（撫摩）你何嘗眞痛，你是裝腔，別哭！你比先頭又標緻了。花阿，你長得太長，我替你折短些。（折之）這樣更美更香。（重

新供入瓶內）瓶裏露水多，呵呵——笑了，再笑，再笑，你跟我好，我跟你好。

馮畏披着大衣，國材頂着帽子，結伴從廊上來。

馮畏　道士一個人，自言自語說些什麽？

袁眞人　偶然想起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嘻嘻！（避去）

馮畏　老道——猜着了。

此時馮士女，董先生，非復交際社會中朋友，乃是夜半無人時知己，當着大庭廣衆，馮畏向來不看國材，國材向來不看馮畏；假如國材偶而偸看一眼馮畏，必然馮畏也在偸看國材。往往四目相遇，甚覺無聊，所以兩人間，要做出毫無干係，漠不關心樣子。惟有此刻，方是眞心眞言眞愛情，董先生，馮女士，與平常判若四人。

董國材　誰去理會老道，滿嘴顚三倒四，（走近）我最親愛的畏女士。

馮畏　（支吾）你捧着我的手聞香，他都看見了。——唉，倘若宛春嫂嫂，起了疑心，那怎麽好？

董國材　并無可疑的地方。

馮畏　并無可疑，有麼，國材？我此刻并不在這兒做什麼不正當的事罷。

董國材　你絕對不會。

馮畏於是乎伸一隻手讓國材捧着，國材趁勢捧着她兩隻手。

馮畏　宛春是你的新婚夫人，又是我的舊同學；倘如我有一絲一毫對不起她，我心裏萬分難受。

董國材　(緊握着她兩手)　看你眼睛，就知道你決不會對不起人，真好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仔細打量)世界上那有像你這樣無知無識天真爛漫的女子。

馮畏　我一心祇想幫宛春同你的忙。

董國材　我知道，我知道我怎麼會不知道，我的親愛的(句)勇敢的畏女士！

馮畏　我最愛宛春，我願意做她最好的朋友。

董國材　是的是的，宛春沒有一個比你再知己的朋友。

馮畏　近來，她似乎有點不喜歡我，我不知道爲了什麼？

董國材　(深曉人情)那是宛春一時之錯，所以我不怪她，我決不在背後說自己夫人的壞話。

馮畏　（板起面孔）就是你說，我也不聽！

董國材　你能說這句話，我更要愛你，可惜宛春天生冷心腸，不能領會旁人的好處。

馮畏　宛春也不能够領會你的好處。

董國材　可不如此；我呢，的確不容易領會。我向來乖僻，不合時宜，好比一朵花，我是未經陽光普照，雨露滋潤的一朵花。

馮畏　可慘，可慘！

董國材　（愈加得意）我是熱鬧世界中一個畸零孤獨的人。

馮畏　你劃碎了我的心。

董國材　我往常祇有念到你，纔覺得做人還有生趣，一向蒙你培植鼓勵，你好比天上一顆星，是我惟一的光明。

馮畏　我很願意做一顆星，但是不敢當。

董國材　你已經提高我的人格。

馮畏　這個，我差堪自慰。

董國材　你不知不覺，使得我待宛春好。

馮畏　你們夫妻向來和睦。

董國材　向來和睦，可是新近我纔注意，時時刻刻，想點法子恭維宛春，使她格外喜歡。（歎）那一天，我們初次相逢，你我初次見面的那一天，永世不忘那一天！

馮畏　正是你同宛春結婚，我來喝喜酒的那一天，可悲可喜可恨可愛的那一天。

董國材　你知道我怎樣報答那一天？

馮畏　告訴我。

董國材　我念了三首英國詩給宛春聽，我因為能遇見你，很感激宛春。

馮畏　不忘本。

董國材　你還記得你第一次回我的信，那樣粉紅的信封，那一手極漂亮的字，你為什麼寫這樣漂亮的字？

馮畏　我不會寫字。

董國材　我見你肯寫信，非常快樂，所以買了一付鑲寶石的金鐲，送給宛春。

馮畏　你送給宛春不少物事。

董國材　我自己訂了一個條約，每次你稍爲有點好處到我，我立刻就買好東西送宛春。那付金剛鑽耳環，是你第一次取消我的姓，你單叫我國材，我送她的。那身金絲絨大衣，是你答應同我們到勞山旅行，我送她的。

馮畏　我幷不說一定答應。

董國材　難道還不能不言而喻!?

馮畏　近來宛春不大穿那件金絲絨大衣!?

董國材　就是手鐲耳環，也不常戴。大約宛春有點點猜着，每逢我待她好，總是因爲你待我好。女人常會無緣無故起疑心，宛春起疑心，未免難以索解，未免難以索解!

普通可說的話，至此大都說過；另有許多至性流露的語言，剎下又未想起，兩人祇得你看我，我

看你，低下頭去。大凡有眞愛情的男女，最忌對坐無言，如此便致人誤會。偏偏那極喜誤會的董夫人宛春卽在此刻從廊上走來，立在窗槅邊，看飽了退去。

馮畏　有人在廊子上張望。

董國材　（好夢初覺）有人麼？

馮畏　好像有人，阿呀，倘若正是宛春！（惟婦人能知婦人）國材，她看見我們在一起，一定會說你捧着我的手。

董國材默然，連忙縮手。

宛春也不客氣，竟走進來。

宛春　（似笑非笑）擾了你們，倒是對不起得很。（若肯善罷甘休，便非人情。）國材，稍爲等一等，等過一分鐘半分鐘，再捧着馮姐姐的手聞香。（故意將半窗放落，長窗關好。）謹愼些好，我不願意旁人走來，也看見你們兩個人在一處。國材，旁人不能領會你的好處，現在窗子關好，隨意請便罷。（說罷，款款從左門走出）。

國材莫明其妙，馮畏了然於胸。

馮畏　豈有此理！豈有（句）哎喲（句）可惡她鬼頭鬼腦！（追上喊）宛春，回來！

宛春　（應聲而至）馮姐姐，你喊我麼？

馮畏　究竟什麼理由，我倒要質問你，一個人鬼鬼祟祟，在院子裏幹什麼？

宛春　（委婉）我在院子裏，尋找一件遺失不見的東西。

董國材　哦，丟了東西！（巴不得支說開去）貴重麼！

宛春　國材，這件東西我一向看得很寶貴，就是丈夫對我的愛情，不知怎麼會打碎丟落了。馮姐姐，你看見沒有比方你碰巧撿着要是看得不甚希罕，那末請你還了我，（頓）碎碎爛爛的也好。

馮畏　宛春，我不能受你的教訓，竟會說我（縮住）女人說這種話，羞不羞！

董國材　（磊落）你這樣不大方，不正當，未免令我不滿意。你親口告訴我，上樓換皮鞋，要好大一會工夫，何以又不放心，急於跑下來。

宛春　國材，女子都是如此阿！

馮畏　宛春嫂嫂，這一次我饒恕你。

宛春　你倒要饒恕我，眞不講理。

馮畏　那一個不講理！

宛春　（隱忍不住）那一個不講理！

如兩貓相鬭

馮畏　那一個不講理！

宛春　那一個不講理！

馮畏　那一個不講理！

宛春　那一個不講理！（動了眞氣）

國材搶着桌上一只紅花茶杯，趕忙遞到宛春手裏。

董國材　這裏有一只茶杯，大概是冒充明窰，你使勁摔破他，使勁摔，使勁摔！

宛春一腔憤怒，無從發洩，果然接過茶杯，用力摔成齏粉。

董國材　你摔了一只茶杯，心裏的氣，可以平了罷。(陪笑)

宛春不響

馮畏　日後你自然會明白，懊悔。

董國材　宛春不要責備好人，馮女士在你背後，盡是替你說好話。

馮畏　豈用你說，她早知道，她都偸偸的聽見了。

董國材　(抵賴不脫，索性不賴了。)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當，我們儘管公開(句)明說，我是生成的爽快脾氣，况且我也沒有不可告人的曖昧，宛春，你假如主張，以後我所有說話行事，不得欺瞞你，這個當然照辦。這是你做妻子，在法律上應當享受的權利；可是我也不肯話不從心，硬說馮女士不是我生平第一個知己。宛春，當初假如我先遇見馮女士，後遇見你，(頓)這是氣運使然(長歎一聲)

馮畏　(直認不諱)咳，遲了。

宛春　馮姐姐，想來你沒有碰見國材以前，不知道眞愛情的滋味。

董國材　（搶說）你逼得我不得不說，馮女士同我，精神上兩個人就是一個人，一個人就是兩個人。

宛春　國材，我不該同你結婚，破壞你們兩個人（改）一個人的幸福。

董國材　不怪別人，怪我自己失敗。至於馮女士的品格，眞是潔白無瑕，每回我對她提起愛情，她總要我少說。

宛春　（冷笑）不見得罷。

馮畏　（憤憤）你果然躲在廊子上，偷聽了半天。宛春，國材說的話，多麼光明正大！宛春，你難道還看不出國材的人格不比尋常？

宛春　我天生盲於目，而不盲於心。我眞要換皮鞋去了。

宛春眞去了。半晌。

馮畏　（忍不住）你挺身受過，顧全大局，眞可以叫天下人佩服。

董國材　（不在意）這是男子應盡的義務。

馮畏　宛春做出那種委屈樣子，好像眞是我們旁人不是。

董國材　徒然見得她小氣。

馮畏　（沒精打彩）我再同你結伴步月，也覺得沒有意思，好好一件風雅事，被宛春看得下作了。

董國材　我們應當有膽量繼續奮鬪，畏女士，唉！恨不相逢未娶時！假如你我遇見，祇早了一天，祇早了半天，（悔之無極）然而因爲一步走錯，終身痛苦，這也是人生極不公平的事啊！

馮畏　一步走錯終身痛苦還有那個說過，可稱同病相憐。（想起）哦，那個香火王裕！

室外脚步聲。

董國材　她又來了，討厭。（看來者是瞿夫人。一塊石頭放下）原來不是——原來是瞿夫人。

瞿夫人　正是瞿夫人，我沒有走錯罷。

馮畏　（依然大庭廣衆中之馮畏）那能走錯。

董國材　來得好，正希留你來。我們想結伴去步月，可是等等大衆，總是不來，我那裏沒有找過。

（特爲在屋內四面張望）

瞿夫人　不妨在屋裏多找找，那張匟床底下，也許藏着人，我也是來找我們瞿先生的。

董國材　（借此脫身）我去叫他來。

瞿夫人　多謝多謝，勞你駕，下次少煩你。

董國材　你多管是取笑我。

瞿夫人　從來不會。

董國材　去去就來。（匆匆出右門）

瞿夫人　馮女士跟我，在此恭候你回來。其實兩人各有心事，板起面孔，隔着桌子坐開。

瞿夫人　（忽然冷笑）馮女士說的話全對，眞是我冒昧。

馮恳　咦，我一句話也沒有說。

瞿夫人　我耳朶裏，好像聽見人說「瞿夫人太不知趣，爲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來？」

馮恳　（一笑露威）你的耳朶眞好。

瞿夫人　（嗚嚅）他們都說我一雙耳朵長得好。

馮畏　你從前做模特兒的時候，大概所有的美術家都恭維你這一雙耳朵。

瞿夫人　你我素不相識，你怎麼會曉得這件事？

馮畏　（自悔失言）我不該說。

瞿夫人　你們曉得不曉得，說不說，我難道在乎麼？

馮畏　（敷衍）你當然不在乎我，該死該死！

瞿夫人　眞是該死！

馮畏　（又成敵國）那一個該死？

幸喜得有人從右門走來，衝散了這場惡鬬。

看那來者衣服襤褸，形容憔悴，乃是十年前名畫家瞿知白的軀殼。回首當年，風流瀟灑，是何等的意氣。誰知結婚之後，他所仰慕傾倒的夫人有萬種好處，獨獨解不得他的胸臆。兩個人愛也愛到極點，恨也恨到極點；離又不好，聚又不是。如今瞿知白祇圖借酒澆愁，消磨那一時消磨不

盡的歲月。你看他左手把瓶，右手舉杯，滿滿斟，深深飲，飲得醉倒，方始開顏一笑；但他此刻尙未醉也。

瞿知白　聽說你打發人找我，我這是難得的，我樂極了。

瞿夫人　請你，并不是爲我自己的事。

瞿知白　（自笑）想必董先生把話傳錯。

瞿夫人　請你陪我們同去步月。

瞿知白　這又何必。

瞿夫人　我猜不透老道的意思，他說要試試我們。你看他要試我呢，還是試你？

瞿知白　他說人人都要試，說起來也不信，尤其是你。

瞿夫人　今天晚上，或者眞有林子飛來。

瞿知白　難說。

瞿夫人　他說尤其要試我麼？

瞿知白　（笑）準是你有仙根，容易度化。
瞿夫人　請你看住老道的舉動。
瞿知白　說起來也不信，你們都是發獃，況且我另有正經。
瞿夫人　喝酒是正經。
瞿知白　猜得甚妙，猜錯何妨。（傾瓶中酒，不滿一杯）酒瓶已經空空。（閉目）你算把我看定了，（微喟）我想在院子裏吸支雪茄。
瞿夫人　你的手這樣發抖，那能點着煙，等我……
瞿知白　勉強可以對付。（點了半天居然點着）
瞿夫人　好一雙手，多麼秀氣，不愧名畫家的手。
瞿知白　（看手，不覺悽惻）畫家在那裏？
瞿夫人　好畫久已不作了。
瞿知白　好夢好久已不做，好的畫意，久已枯竭了。（取酒瓶照看自己嘴臉）我怎麼會成這種倒

羅樣子，那裏還是十年以前的瞿墨。

瞿夫人　（是愛還是恨）想是你生成品性不長進。

瞿知白　想是如此，可是當年我初遇見你，未曾結婚以前，我倒像個有志氣的男子。

瞿夫人　當時我亦看你有出息，（無望）既然弄到這樣，不必說他啦。

瞿知白　只是連累了你，當年我決計料不到會像今天怎樣糟糕。我看得自己很高，看得你更高。說起來也不信，我常時天不亮就起床，夾着油板，出去畫畫。當年我的血是熱的，現在現在我也老了，完了！（句）怪（句）不知道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怎麼會灰了心，一切不在乎了。（自己不解）你從幾時起，纔討厭我，纔看不起我？

瞿夫人　自從我知道你性情以後，也有多年啦。

瞿知白　（含淚）不錯不錯，有多年啦，還在我自己看不起自己以前。我也是因爲你看低我，我纔看低我自己，這話不假罷。我勉強想爭氣，可是一個人不中用；假如你稍爲有一點愛惜我的心，我就不會一直向下流跑。

瞿夫人　問我良心，我的確不愛惜你。難道你要我口是心非！我生成剛直性子。你當初也是取我的剛直。

瞿知白　是剛直的性子，恩怨分明，我早料到。你待我，不是一百分愛，就是一百分恨。

瞿夫人　你看我恨你麼？

瞿知白　不到一百分，這是你的錯誤。所以我們始終沒有痛痛快快拆散分開。（頓）現在再想補救，恐怕太遲了罷。

瞿夫人　何必癡心妄想，已經太遲了。

瞿知白　（落淚）假如當初我們有個小孩子。——傷心！

瞿夫人　添點罪孽，這樣的父親，這樣的家庭。

瞿知白　你說得有理，總是我自己作孽。

瞿夫人　不盡是你，假如當初我不嫁你；你現在結果，當然兩樣。也是我自己糊塗。

瞿知白　常言道，人生三樁事，一去不能回：說出口的話，已往的年月，錯過的機會。假如年月機會，

能够回來，(想)我同你結果也會好些麼？

瞿夫人　嚇！

瞿知白　常言道，人生一夢耳。假如天許我做第二個夢，我或者不至於再像第一夢裏，這樣不成器，潦倒終身。

瞿夫人　自暴自棄的，難難！

瞿知白　(承認)你說得有理。

瞿夫人　不知我知何。

瞿知白　無論如何，你總可以比現在好，祇要你不去嫁周省山。聽說他新近又找你麻煩？

瞿夫人　他找我麻煩的時候，你我還沒有認識呢。當初不該同他翻臉。

瞿知白　這個人一無可取，你心裏是明白的。

瞿夫人　當初我以爲你很可取，如今怎樣，我的心那裏明白。

瞿知白　周省山是個渾蛋，最下流的東西。

瞿夫人　（有刺）下流不下流，你該曉得？

瞿知白　你算斷定了我的終身。（狂笑一聲，取杯中餘瀝，一飲而盡。）

這位結婚十年的成績，正想暫時脫離煩惱，到院中吸支雪茄，却有許多人說說笑笑，從右門出來

袁眞人　（看瞿夫人）來了來了，可以走了！

劉太太　（見瞿知白斜靠匟几，低頭吸煙。）瞿先生不同去麼？

瞿知白　塵緣未斷，沒福去。（吸煙）我在院子裏等你們回來。

馮畏　不知道還要回來麼？

瞿知白　假知諸君此去成仙，（微鞠躬，看着瞿夫人。）我們難再見了。董先生，假如在林子裏尋着蓮花慧果，帶些回來送我。

董國材　當然。

袁眞人　快跟我來，不要給胖子王裕看見。

吹滅了蠟燭，祇剩一文。

劉太太　神仙怕香火麽？

袁眞人　他要捉我去睡。我已經多賴了一個時辰，嘻嘻！

劉厚齋　在月亮下，登山尋飛來林，應帶當些驚慌，毛骨聳然的纔對。（帶笑）道翁這樣發孩子氣，反而見得平淡無奇了。

瞿知白　我在院子裏。

衆人預備起程。

瞿知白　（到長窗邊，剛要推窗出去）阿！

董國材　（吃驚）怎麽啦！

瞿知白　（鄭重問）袁眞人，這林子倒底有什麽好處？

劉太太　神仙一晚總不肯明說。

袁眞人　你們快去。

瞿夫人　（見知白神色改變，不覺疑訝。）你不說，我們不去。

袁眞人　有人說到林子裏人人都能找到心上最喜歡的東西，就是第二次機會。

董國材　什麼？

袁眞人　就是從前錯過的機會，今天重來。

馮畏　我說什麼大衆相同的公共的，原來是錯過的機會。

劉厚齋　（憮然）我一生也錯過不少機會，太太，我常時想，假如那錯過的機會能够重來，我想寫的那部井田考，可以脫稿，或者還可以替國家盡點力，做個有用人才。

瞿夫人　（不信）第二次機會。

袁眞人　走呀。

董國材　走走，逛如意林子，逛如意林子！大衆轉身出去。

瞿知白　何不從這邊走。（推開長窗）

果然森森鬱鬱一座大樹林，月亮從樹巔透射，地上都是碎光，林子裏靜悄悄地，室內也靜悄悄

地。

袁眞人 （駭得藏在桌下，喊）王裕！哎喲！快來王裕！

瞿知白 （神志安閑，是宗旨已定。）那一位拚得冒險。

沒人答應。

董國材 （大言）這算得什麼？照科學上說起來，是不能成立的。

瞿知白 （微笑）國材，你頭裏走。

國材縮到不知那裏去了。

瞿夫人 （咨嗟）第二次機會。（說罷看着知白）衆人也看知白。

瞿知白 （仰天大笑，擲去雪茄。）這回不算。（欣然去）。

許二小姐 他這一去，不回來了。

劉太太 駭死人！（輕輕從左門溜出去，又做手勢招呼厚齋。）

厚齋有點入魔，不肯逃走。

董夫人看得國材同馮畏的情景十分生氣，毅然獨自入林子去。

瞿夫人　（利口）董先生，你還能不去麽？

董國材瞟馮畏一眼，索性兩人結伴去。

袁眞人　不要再去了。（對瞿夫人）你去不得，你若去，怪哉怪哉！

瞿夫人偏去。

許二小姐　究竟怎樣，我也是三個不相信？（也去）

隔房劉太太喊厚齋。

厚齋本來主意不定，聽見喊，反大步入林去。

室內祇有道士一人，吹滅了蠟燭，立在桌邊，朝外看。

王裕　（端着木盤，進來收茶杯。）師父，多早晚了，還不脫脫衣服睡覺，他們也快睡了。

袁眞人　王裕，你看。

王裕　（驚喜）我的祖宗呀，林子是眞的。

袁眞人　是眞的，可是……

王裕踱着脚，走到窗邊，伸出頭去張看，被道士遙遙一推，不由衝跌出去。

袁眞人　（拍手大樂）嘻嘻！

——閉幕

第二幕

「如意樹林」

夜色朦朧，兩人倚樹而坐。看那男子，心廣體胖，得意揚揚；那女子，眉開眼笑，喜氣冲冲。這兩人，原是我們舊相識，在第一夢中男是香火王裕，女是許二小姐。自蒙仙人賜與第二機會，如今成了夫妻。

許二小姐　烏鵲叫，你聽見沒有？烏鵲說：「結婚結婚。」我們可不是剛結婚？（仰觀）裕孫，你看月亮多好！那一年長生殿的月亮，還不如今晚的圓。那個唐明皇，也不如你這個唐明皇。

王裕　（看他袍子馬褂眼鏡小帽倒像大腹賈）說我是什麼？

許二小姐　我說你是唐明皇。（抱膝微嘆）恨不做幾首詩！你做一首說我好，我做一首說你好，刻在石頭上，畫在樹皮上，到千年萬年之後，人家總記得這段美滿姻緣。

王裕　那個說老婆要做詩？

許二小姐　是銀行經理，才子，秀才的夫人。

王裕　是呀！記住，別忘了你自己。

許二小姐　設或我忘了，老虎吃我麼？

王裕　不吃你，你單拿鞭子抽你。

許二小姐　（得意）我最喜歡聽你講這種兇話。我早已說，總得嫁位威武一點的丈夫，能管束治服我纔好。

王裕　你得有大人壓制你。

許二小姐　你怎麼就知道我的脾氣？

王裕　哼！（故意將袋內銀錢弄出聲響）你聽金子，大洋錢說話，你們女人最聽得進去。

許二小姐　活財神，上禮拜賺了多少錢？

王裕　頭兩千塊，——不過頭兩千塊錢！

許二小姐　你猜這個金戒指値多少錢？（伸手）你沒有見過罷，新從金珠店換來的，這個式樣，叫做同心如意。

王裕　（不耐煩）等我點着這枝雪茄。

許二小姐　我替你點罷。

王裕　（不理）從前我錢賺得少，辛辛苦苦掙了兩個禮拜，不夠我一晚送女人。

許二小姐　可惜你窮的時候，我不認識你。誰能相信你當初不過是錢鋪裏一個小小學徒！

王裕　英雄不怕出身低！那怕我當初是做賊，做奴才出身，我總有一天爬到頂上。告訴你說，我會爬，我的靴子底下有釘。誰被我踹在脚底下，那是他活該倒霉。說起靴子，要是我開爿靴子店，也準賺天字第一號的錢。

許二小姐　你準賺天字第一號的錢，你也造天字第一號的靴子麽？

王裕　罵得好！（學戲園叫好）好！好！（看金手錶）不早了，起來走走，找着俺們汽車就回去，

許二小姐　（站起）對呀！地上潮濕，久坐怕受潮氣。

我們方始看見許二小姐的大衣，被王裕一人佔坐身下。

馮畏從樹後轉出，她一生大事，已如願以償；但她仍愁眉不展，叫苦連天。

王裕　那一個歎氣？

馮畏　（渾如隔世不相認識）費心，先生，你碰巧看見我丈夫沒有？我在林子裏把他失落了。

王裕　我們也是偶然走過，倒沒留心。

許二小姐　（附耳低語）裕孫，我們那有工夫留心旁人。（高聲）那邊有一位老先生，不知是不是？

馮畏　未必是罷，我丈夫年紀很輕。

老者乃是劉厚齋，看他脫却長衫，折樹枝當笛吹，跳躍而來。

王裕　他老雖老，倒會尋樂。（問）老先生，你從林子裏來，也會碰見一位少年人，獨自一個尋找他的老婆麼？

劉厚齋　好像沒有。

馮畏　（悲苦）也許他不止獨自一個——也許他不尋找我——也許有位女眷伴他在一起——

許二小姐　（失笑）嘻！

馮畏　這位太太怎麼反覺得好笑？

許二小姐　（覺是幸災樂禍）呵呵！大笑

王裕　（呵斥）一點規矩沒有！

劉厚齋　那少年也會吹笛，也會唱歌麼？

馮畏　祇願他不吹不唱。

劉厚齋　祇願他不吹不唱？奇了，他不吹不唱，我更不會認識。也罷，萬一我碰見他，我替你問一聲，他姓什麼？

馮畏　他叫董國材，我就是董夫人。

劉厚齋　是了，現在我還有事。（一路吹笛跳着去了）

馮畏　（看見人來）有勞二位，那邊董先生來了。

許二小姐　獨自一人呢，還是幾個人？

馮畏結實瞪她一眼。

許二小姐　看你臉色，不像祇有一個人來。

王裕　（管束妻子）不許你多管閑事！這位姓——姓董的太太，快快領着你丈夫安靜回家去罷。我們也要走了。（指點遠處）那位老先生，跳得眞起勁。

王裕許二小姐忽然童心復發，無憂無慮，學着跳，隨老者去。

馮畏憤恨塡胸，藏身樹後，冷眼旁觀。

董國材四處張望，不見畏馮，心內大喜，轉身追撲宛春，恣意笑樂。

宛春　（圍著樹跑，但仍被國材拽住）不，不，不！（句）不要拉着我的手，我們不大相熟，纔認識了幾天，況且讓你夫人看見，怎麽得了。董先生，我看你這個人（戲言）存心不良！

董國材　（誠懇）你還不取消董先生，還不叫我國材！

宛春　你學好，我就叫你，——國材。

董國材　（樂極閉目）假如我的夫人馮畏也能像你一樣。

宛春　什麽？一樣相貌麽？馮畏嫂嫂的相貌五官，總算端正。（甚放心）國材，你那裏找來這樣一位忠厚老實的夫人？

董國材　（歎氣）多謝！

宛春　倘若馮畏嫂嫂看見你現在的情景，不知怎麽想着？

董國材　女人旣嫁從夫，不該嫉妒。

宛春　馮畏嫂嫂也嫉妒麽？不知道對那一位嫉妒？國材，你老實告訴我。

董國材　（不願負馮畏）咳！一定要我告訴你麽？宛春！

宛春　我眞想不起來從前見過沒有？

董國材　每次對鏡，你就看見。

宛春　奇了，恐怕未必罷。每次對鏡，豈不是看見我自己麽？

董國材　宛春，你眞是無知無識，天眞爛漫，要是馮畏，她早猜着了。

宛春　（方始領會）不是。

董國材　是的，我心上有許多話要說。

宛春　國材，還是不說的好，假如你一定要說，請你婉轉的說，小心些說，就讓馮畏嫂嫂走過聽見，也不至於生氣。近來嫂嫂時常走過聽見我們說話。

（馮畏冷笑一聲。）

董國材　你不許我痛痛快快說，那還是不說的好。宛春，你往常可曾注意，我比旁人異樣。我是熱鬧世界中一個畸零孤獨的人，從小如此。我記得在六歲時候，已經與普通小孩不同；末到十二歲，已經犯了小覷自己的病。我覺得我這個人空抱大志，一事無成。

宛春　社會上有許多人佩服你。

董國材　一派虛名，有什麼道理？我生成落落寡合，所以半世沒有知己。（嘆氣）愛情是第二生命。眼看尋常人家，倒有家庭快樂，偏偏我沒有。想是我眼界太高，希望太大，所以天降這種刑罰。

宛春　後來你遇見了馮畏。

董國材　後來我遇見了馮畏？說起來，倒很好笑。她把我每天對她敷衍應酬恭維的一番閑話，好聽的話，都當作眞的。在我不過隨口說說罷了，那知她竟會句句相信；所以我的地位，弄得非常困難，簡直沒有辦法。(頓)可是我心裏明白，眞愛情絕對不是這樣發生。不論表面上圓滿到什麼地步，我的靈魂仍是孤單。

宛春　馮畏嫂嫂待你如此不好麼？

董國材　不要在背後說她不好，要怪，——怪我一個人！

宛春　後來你們結了婚！(深表同情)

董國材　後來我們祇好結婚。

宛春　你是慈悲心腸！

董國材　這是男子漢的義務。我剛從大學畢業，世故人情，不大懂得。看見女人買了東西，許我替她付帳；看見女人的衣服帽子堆在我的書桌上，都覺得有趣。可是看慣了，就不新鮮了。(心愈賊話愈矛盾)雖然，我的希望不大，而茫茫世界，竟沒有一個女人能領會我的好處。

宛春　後來你遇見了我！

董國材　後來我遇見了你。

宛春　遲了遲了。可惜遲了！

董國材　恨不相逢未娶時！

宛春　這七個是字典上最傷心的字。

董國材　字典上還有兩個字更傷心，（書空）馮畏！

宛春　你在什麽地方，看出我是你的知己？

董國材　你的思想，你的主張，就像我的思想主張。

宛春　國材，國材居然你——眞如夢中！

董國材　做夢也相同。我們一個人，就是兩個人，兩個人就是一個人。你的頭髮……

宛春　馮畏嫂嫂，也知道我的頭髮好看，上禮拜學梳同我一樣的頭。

董國材　我從來不注意她的頭髮。

宛春　所以她這兩天又改了別種頭，其實我這種頭她梳反不好看。馮畏姐姐的頭髮，像她的性情，僵得很，（看見國材發呆）你轉什麼念頭，不要瞞我！

董國材　我在這裏盤算一張名片，一共刻四個字，叫做「董林宛春」，你試念念看。

宛春　（掩口）我不念。假如我刻這種名片，怎麼對得起馮姐姐。

董國材　離婚，結婚，光明正大來！我說一個道理給你聽。

兩人附耳低語，轉過樹去。

馮畏不放心，暗暗跟著。

只聽有人唱歌而來，先是年輕女子唱，後來老翁同唱。

唱道：『花喜鵲，站樹梢，張三娶了箇女姣姣。擔擔水，撐撐腰，可把張三疼極了。』

代代　（連跳帶跑）爹，我先到！我先到！（學口學舌）說起來也不信，老頭子！

瞿知白　（穿了新衣，背了畫具，興致冲冲，健步如飛。）說起來也不信，一找就找到這棵樹。昨天晚上，正是在這棵樹旁支起架子。（抬頭）月亮比先前更光彩了。今天我們遲到，要你久等。不

要勸，我來替你畫下來，留給後人看。你雖然千秋萬世，永遠存在，好的時候也少。

支起畫架。

代代幫忙，愈幫愈忙。

代代　今天的月亮比往常的月亮顏色青一點兒！

瞿知白　誰叫她整夜不睡！

代代　爹，你看！你聽！（特爲顯本領）月亮婆婆，幹什麼板起面孔，快快張開口笑罷。呵，呵，呵，呵！爹你看月亮不是笑了麼？同月亮說話，得哄着她一點兒。

瞿知白　（作畫）晚上不該帶你出門。你早該安安頓頓一個人在家裏睡覺。

代代　（捉松鼠）我捧著枕頭，枕頭陪我。

瞿知白　枕頭是給你枕頭的。

代代　（踏濕右腳）我把被窩蒙着腦袋。

瞿知白　被窩是給你蓋的。

代代　（上樹）爹踮着脚尖，走到床面前，輕輕把被窩揭開，露出我的腦袋。

瞿知白　爹太喜歡你，疼你。你這樣頑皮，不配疼！

代代　（跳下樹）那末爹為什麼要在房門口站半天？等我熬不住，笑出來了，爹纔知道我是裝睡。

瞿知白　大人上你小人當。（笑了）可是今晚不該帶你出來，快回去把被窩蒙着頭睡覺。代代，你知道麼，月亮婆婆專捉小孩子？

代代　（取果核擲父）月亮這麼大，我睡不着。她儘管叫我起來，爹，我也是月亮婆婆的孩子。

瞿知白　你瘋得臉都青了，倒有點像，

代代　像不像，你把我畫在這張畫裏。叫做一個月亮，一個女兒。（轉念）月亮有這麼大的女兒，太老了。這張畫就叫，兩位仙人罷。

瞿知白　月裏有嫦娥，纔眞是仙人。

代代　（撒嬌）爹，你還是喜歡月亮，還是喜歡女兒？

瞿知白　噓！（禁其勿聲）我告訴你，我叫月亮不動，不藏在雲裏，讓我好好畫完。所以說幾句好話

哄着她，（拍肩）我還是喜歡你。（看手）下回，我們不買糖喫啦。你看一手都是，（指衣）這又是什麽？

代代　撕破的。

瞿知白　同誰打仗。

代代　趕羊的小孩。他儘惹我，我一推他，就是一個大觔斗。你聽見哭沒有？

瞿知白　哼！

代代　（看畫詫異）爹，月亮那有這樣好看。

瞿知白　我替她打扮打扮。

代代　爹，你眞是古怪透頂。

劉厚齋吹着短笛，一路跳來，又跳去，無非勸人及時行樂。

代代快樂，跟着他跳。

瞿知白起先搖手，不以爲然，隨後也和在一起跳。

代代　（忽然拉住知白衣衫）爹，抱着我，抱住我，我怕有人奪你去。

瞿知白　（抱住）代代，不怕誰呀！

代代　我不知道，太好了，我怕不能長久。

瞿知白　什麽不能長久？

代代　隨便什麽，月亮，（句）世界，（句）你，爹爹，（句）好東西，都不能長久。

瞿知白　小孩子家也會知道麽？

代代　（滚在懷裏）爹，我自己知道，我同別的女孩子不一樣。

瞿知白　比別的女孩子鬧得跳得兇一點。

代代　（收了笑臉）我一向太快樂了，是麽？

瞿知白　（仍作畫）你從來不知道愁煩。

代代　快樂到最快樂，頂快樂，頂頂快樂的時候，同愁煩差不多。

瞿知白　（深知其然）誰講給你聽的？

代代　爹，什麼叫「做夢？」

瞿知白　夢中一切，都是假的。

代代　不知道爲什麼，我心裏害怕。爹，什麼叫「悔不當初？」

瞿知白　「悔不當初」麽，就是鬼。（解釋）譬如我當初多下苦功，不肯結婚，今天就不至於還是老朽無聞，卻是名滿天下的畫家了。這叫做悔不當初。（代代點頭）或者我自暴自棄，更不長進，有朝成了一個潦倒終身的廢物，那時候也要說悔不當初。

代代　爹，總不是悔不當初罷。

瞿知白　誰敢誇這句大話，祇要幾分鐘幾秒鐘之間，心裏轉錯一個念頭，脚下走錯一步，就悔不當初了。比方那位潦倒終身的我，恐怕還是無男無女，孤單一個，眞可憐！

代代　我也可憐那位悔不當初的爹爹，他一個人在林子裏走，沒有代代陪伴着他，好苦呀！

瞿知白　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別樣的悔不當初！有的看得見數得清；有的看不見，數不清。

代代　（歡樂）爹，我總不是悔不當初罷。爹一個人可會忽然醒轉來，眼前世界都沒有了，自已也

沒有了，好像做了一個夢。

瞿知白　（一心作畫隨口答應）會的。

代代　眞是如此，我要哭死了。爹，世上許多人，他們都要女兒麽？

瞿知白　要的！

代代　畫畫的人更要麽？

瞿知白　（隨口）畫畫的人更要。

代代　（不放心）畫畫的人更要麽？

瞿知白　畫畫的人更要。

代代　（踢散地上樹葉）畫畫的出名要緊，女兒不要緊。

瞿知白　名譽倒底是假的，女兒是眞的。

代代　女兒是眞的？

瞿知白　（隨口）女兒是眞的。

代代　女兒不如男孩子好罷？

瞿知白　女兒好，男孩子比不上女孩子。男孩子一到上學的年歲，你就不能再對他說：「寶貝我眞喜歡你。」一到十歲，你就不便再抱他坐在大腿上，男孩子容易疏遠。

代代　爹，男孩子肯讓媽抱，男孩子同媽親近。

瞿知白　（隨口）姆，是麼？

代代　我說男孩子——也好，爹可是喜歡女孩子。（地上爬過來）我幾歲的時候頂好？

瞿知白　（一心作畫不理會）

代代　喂，女兒幾歲的時候頂好？爹，代代幾歲的時候頂好？

瞿知白　（再着一筆）行了。（見她伏在地上皺眉）等我算算：兩歲剛會開口說話，那時好。（想）還是三歲半，（想）還是六歲。記得那一年你種過牛痘，我問你覺得怎麼樣，你說還沒有哭過呢。

代代　是我說的麼？

瞿知白　是你說的。等我再想，其實年年都好。（又想）有了，有了，女孩子家年紀小，頭髮拖下，梳條辮子；稍爲長大些，頭髮梳上去，改成梳頭，女孩子梳頭的隔年，父母最喜歡，那一年頂好。

代代　我說還有一年也好。

瞿知白　那一年呢？

代代　就是眞梳上頭的那一年。

瞿知白　假使果眞有那一年，我不知還是快活，還是難受！

代代　爹，我準不叫你難受。並不是一過年就梳頭，兩樣都梳：一忽兒梳頭，一忽兒梳辮子，慢慢的讓你看慣。

瞿知白　你倒早已盤算好了。

代代　爹，你閉上眼睛看看，將來是什麼情景？

瞿知白　現在很好，將來我不大願意看。

代代　爹，眼睛閉上。

瞿知白　不行。

代代　爹！

瞿知白　就是，就是，眼睛已經閉了。

代代　等我喊你，你再睜開。（先伸大指後伸小指）那一個手指頭，你看見麼？

瞿知白　無非頂髒的手指頭。

代代　我看不見，（跪在樹下）爹，我現在把頭髮梳上去。樹底下藏着一面鏡子，頂頂好的鏡子，爹不許偸看。我告訴你，就是地上一小潭水，爹，我們把這面水鏡子帶回家裏掛在牆上罷。我梳了頭，樣樣都得改變一點，說話也跟往常不同。

瞿知白　火柴在那裏，我要吸煙。

代代　在你上面左手口袋裏。

瞿知白　（閉眼燃煙半响方着）你又想給我上當。

代代　爹，你等着別性急。爹，我梳好了頭，不能再叫你爹，怪不好意思的，我改口叫你父親。

瞿知白　哼！

代代　父親，你還記得我從前小的時候，你抱着我坐在你腿上，說起來多可笑，怎麼好意思做得出來。

瞿知白　代代，少胡說！

代代　父親，現在我該跟你疏遠一點，也像男孩子一樣，不能再坐在你的腿上了。

瞿知白　代代，我還沒有畫完幾時纔讓我睜開眼睛。

代代　讓你睜開呢，還是不讓你睜開。你一睜開，就看出分別來了。

瞿知白趕速睜開。

代代　好看麼？

瞿知白　站定，讓我仔仔細細看飽了，將來的代代就是如此。

代代　唉！我將來總是這個樣子，你看的年代多着呢。爹幹什麼這樣使勁的瞧，好像看了一次，下次永看不見似的，

瞿知白　（不由心內一動）眞是我懵懂了。
代代　爹，現在多樂樂多樂樂。（上前推他搖他）將來代代梳上頭，有得够你麻煩的。
瞿知白　可不是麽？
代代　爹，別說了。（搖散頭髮，照舊垂辮）我猜你心裏想什麽，你想代代長大了，比別的女孩子漂亮出色。
瞿知白　猜得對。
代代　我再猜你又想代代長大了，遲早有一天做別人家的人。
瞿知白　胡說。
代代　我不會的。爹放心，我早已拿定主意，一世不嫁，陪着你爹。（拉他的頭髮）你恨他麽？你見了他，恨不恨？
瞿知白　（作畫）恨誰？
代代　恨他嘗方……

瞿知白　譬方什麽？

代代　譬方我嫁的話，你總有點恨他罷。

瞿知白　我打他，我趕走他，恨是不恨。

代代　譬方我愛了他，我就恨他。

瞿知白　爲什麽你又是愛他，又是恨他？

代代　爲了一個人。

瞿知白　那一個？

代代　你知道，（嘆氣）可是這種事情，我也不能作主，都是爹替我料理，替我作主。

瞿知白　爹也是不得已，沒有法子。

代代　譬方我寫封信給他，也是爹替我起稿子。

瞿知白　（不好意思）不管，不管，情書我總不替你寫。

代代　嘴裏說不管，到時候熬不住。

瞿知白　（爽然）爹也是圖你好，爹一向零碎事管得太多了。我又是你父親，又做你母親，你從小死了母親，什麽零碎都是爹一個人替你料理，想把你交給奶娘，爹又不大放心。

代代　爹那裏肯捨得。奶娘那能有爹這樣當心週到，對麽？我說到你心眼兒裏去了。（笑）你還記得我當三歲大的時候，你教我拿塊餅乾頂在鼻尖上，像個小哈吧狗。

瞿知白　我不記得。

代代　你叫我小狗囉囉。

瞿知白　沒有。

代代　你嚶阿虎，我一搖頭，餅乾落在我嘴裏。

瞿知白　不成話。

代代　喈們再來一次，我口袋裏還有半塊餅乾，（將餅乾頂鼻尖上）爹快嚶阿虎。

瞿知白　胡鬧。

代代　（求）爹，阿虎。

瞿知白　不來，不來。

代代　爹！

瞿知白　阿虎。（情不自禁）

代代　（覘頭啣着餅乾）唔。

瞿知白　下回不許。

代代　下回再來一次，（喫乾餅）等我長大買梳上頭，再來一次。

瞿知白　就是。

代代　爹，譬方我長大了，你捨得讓我結婚麼。

瞿知白　（轉開）這孩子祇問傻話。

代代　（拽住父衣）爹，你看我長得標緻麼？

瞿知白　不醜。

代代　我曉得我的耳朵長得好看。

瞿知白　爲了你兩只耳朵，費了我好幾個月心血。

代代　我的耳朵好看，是爹替我裝的麼？

瞿知白　可不。

代代　我臉上有兩個酒窩，這總是我自己的。

瞿知白　還不是我每天把手指在你臉上點着。我的小指頭幾乎磨穿了。

代代　酒窩也是你的，那末什麼纔是我的呢？鼻子，頭髮，總有一點點是我自己的。

瞿知白　你兩三歲的時候，見了人滋牙一笑，那種無知無識小孩子的笑，是你自己的。

代代　現在難道我不笑麼？

瞿知白　現在還笑，但是兩樣多了。我告訴你，你自己的笑，怎麼會不見的呢？有一天，我同你摸魚，我脫鞋下河，在水裏走，你騎在我肩膀上，我們也沒有捉到一個魚，後來想是你頑皮，我大聲罵了你一句。

代代　爹從來不大聲罵我。

瞿知白　說起來也不信，我那次眞罵你，你駭了一跳，立刻覺得天地間沒有一樣東西是好的，連自己最親熱的爹也惡狠狠的罵你，看你好苦呀，兩滴眼淚一淌就下，哇的一聲哭出來。過後，我心裏好不難過。(現在還難過)

代代　我的笑，怎麼老是不見了呢？

瞿知白　小孩子家，無知無識，無憂無慮，所以有眞的笑。祇要一曉得人世間的痛苦，他就不笑了。我後悔爲什麼反是最喜歡你的人，第一個叫你知道人世痛苦。

代代　爹，別說了。眼淚落在河裏，河裏水流了，我早已忘了。等我想想，我頂早記牢想得起來的是件什麼事？是了——看見天上的星，我本來不知道什麼是天亮，什麼是天晚，有一天我看見天晚，又看見星。

瞿知白　代代，頭一件記牢的事，該當格外好。

代代　我看見星，又是你的主意麼？

瞿知白　可不，別的孩子，第一件記牢的事，或是割碎手，或是失掉一只筷子。我家代代，要比別人

高，那時我窮，沒有好東西，衹好讓她看星。

代代　爹！眞喜歡我。

瞿知白　我眞喜歡你。

來一丐婦在樹後張望，不敢上前。

代代　（看見瞿夫人）你是誰？

瞿夫人　姑娘，好姑娘！（在草堆樹根間尋覓物件）

代代　你找什麽？

瞿夫人　老爺太太們上山遊玩，有喫剩下不要的點心餻餅，多半扔在樹脚下，我找點充飢。

代代　這種東西你還要喫？

瞿夫人　人餓了，什麽都好喫。

代代　（搜尋父親口袋）爹，你還有餅乾沒有？

瞿知白　又要餅乾做什麽，你想些正經事做做。

代代　（呼丐婦）你來！（拽丐婦手）爹會替你想法子。

夫婦相逢，如陌路人。

瞿夫人　（退縮）做老爺的，不許姑娘小姐們理睬窮人，姑娘你放手。

代代　許我，我也要睬你；不許我，我也要睬你。爹，這句話不是你教給我的，是我天生有的，對不對？

瞿知白　你一天到晚祇知道淘氣。

瞿夫人　老爹別罵這位姑娘，我雖則窮，那裏就會害了她。

瞿知白　並不是罵她，況且我也知道窮人可憐。

瞿夫人　（不受人憐）我要不是受了人家欺騙，我未見得不如你，比你還闊呢！

瞿知白　（不以爲忤）是麼？

瞿夫人　我從前使喚着成羣的丫頭，老媽子，出門坐汽車。

瞿知白　（笑）那眞比我們闊了。我們家裏，旣沒有成羣的丫頭，老媽子，也沒有汽車。

代代　（傲然）爹，我們不是常坐雇來的汽車麼？

瞿知白　(作色)代代。

代代　我下回不敢再不擺闊啦!

瞿夫人　汽車算什麽，我家有大洋房。(頓)管他眞假，他常說家裏有大洋房。

代代　難道他自己都不知道麽?

瞿夫人　你知道我是誰，我就是周大人，周省山的太太。

代代　周太太。

瞿夫人　周省山這個狗才!

代代　你爲什麽恨他?

瞿知白　(低囑)代代不要祇顧問。(高聲)可惜找不出一點喫的東西給你。

瞿夫人　天氣寒冷沒有喫的。你有什麽喝的，賞我一口罷!

瞿知白　我自己向來不喝酒；且慢，等我想想……

代代　爹，你不說還有五十塊錢麽。周太太，給你五十塊錢，你要不要?

瞿知白　代代不許胡鬧，五十塊錢，旅館裏還要付帳。

瞿夫人　（憤然）我又沒有問你討錢，我向你開過口麼？

瞿知白　不是這樣說，不得已背時的日子，我也經過。這裏有十塊錢，你拿去罷。（交給代代鈔票一張。）

代代　我藏着有一塊錢，也給了你罷。（一供給丐婦）你不知道，常有人送錢給爹化，爹一有錢，就同我買好東西喫。

瞿知白　代代。

瞿夫人　（看着代代十分感激）姑娘，我現在眞發了財啦。（看錢）這十塊錢，抵得當做一百塊，一千塊！

瞿知白　這個何足介意。假如你富我窮，難道你不幫助窮人麼？

瞿夫人　我決不會忘恩負義。

瞿知白　快快去罷，先找一點買一點什麽喫的；但願你此去交好運，轉禍爲福。

瞿夫人　但願你永不走壞運，一路順風。

代代　我們再會。

瞿夫人　（戀戀不捨）老爺，這位姑娘名字叫什麼？

瞿知白　（重整畫具）叫代代。

瞿夫人　代代，（頓）老爺，當初你生得這位姑娘，好像拾着了一塊寶貝。

瞿知白　（笑）是寶貝。

瞿夫人　你得格外當心看顧她，愈是寶貝，愈容易走失。（蹣跚去）

瞿知白　（目送之）聽她口氣，不知她在世界上碰過多少釘子，受過多少磨難，經過多少風波，落得如今討飯；恐怕還是受人所害，是她丈夫不好。可憐，可憐！代代，不知怎麽回事、我聽了那女人的話，心裏很不忍。你聽她說話的聲音，多麽悽慘。代代，待人當該厚道。就如你，本來已經十分厚道。你對待那般失意倒霉的人，總還可以格外再厚道一點。

代代　我記得。

瞿知白　愈是失敗的人，愈加可憐。天下有種人，不論做什麼，到東到西，祇有失敗，不會成功的。尤其像我們這般念書的，寫文章的，畫畫的，更是失敗的多。代代，那裏去找一位神仙來，施展妙法，叫普天下失敗的人，在眼睛一閃——頃刻之間，都變了成功者。好不好？

代代　眞好。

瞿知白　眞！好

代代　眞好。可是神仙有什麼妙法呢？

瞿知白　「敬啓者：閣下半生受苦，如今一舉成名，堪稱爲世界第一畫家。」這是神仙寫的信。

代代　信封上還有「內信一封，外帶大洋幾千千千千萬萬元。」你以後可以不愁吃，不愁穿，儘管畫畫。

瞿知白　剛纔走過的女人，我們替她想個法子纔好。（神智不定）說起來也不信，我老是掛念着她。

代代　爹，我想想不大高興。

瞿知白　爲什麼不高興？

代代　那個女人說寶貝容易走失。

瞿知白　我的寶貝，不會走失。

代代　爹，假如我走失了，你該苦死了。我也有點知道。我沒有你，自然是苦；可是你沒有我，你更苦。爹，假如你沒有我，你怎麼樣？

瞿知白　不要這樣亂說，這許多費話，瞎話，放屁話。說起來也不信，剛纔走過那個討飯女人，（忽轉念）天今我不畫了！

代代　我們快走出林子去罷，我害怕。

瞿知白　小孩子，剛纔要來也是你，要去也是你。

遠處隱有燈光。

瞿知白　那邊燈火，想必有人家，我們起先怎麼沒有看見。

代代　爹，那個不是人家。

瞿知白　明明是燈火。方纔我一心都在你身上，連眼前東西都沒看見。

代代　(眞怕)爹，我們快出林子去罷。

瞿知白　且等一等，等我到那個人家敲開門，要點喫的東西，給那個要飯的喫。

代代　(拽住不放)那個討飯的已經走遠了。

瞿知白　我追得上。

代代　爹，不要去罷。不知爲什麽，看見那所房子，我就害怕。

瞿知白　怎麽朦住了代代，聽話，明天買許多好東西給你。(拍肩)

代代　(推開手)不。

瞿知白　不許頑皮，站在那顆樹底下等我。

代代　(站在樹下，但使性頓足。)

瞿知白　誰說女孩子家，可以有這麽大的脾氣。(縮回看她)

兩人都要裝出十分生氣樣子，卻都熬不住笑了。

瞿知白　你在這裏，嘴裏數着，包你數不滿一百，我就回來。

向燈光行去，低低唱着山歌。

漸漸歌聲住了，那燈光也滅了。

代代　（大聲呼）爹爹——（發急）爹——（追上去）我不願意，我不願意，祇做你夢裏的女兒——

閉幕

第三幕

靜室內燈燭輝煌，照着那夢裏人歸來。兩人從廊上掩入。

宛春　很精緻的房間，不知是誰家？

董國材　管他誰家！躲過那個厭物馮畏再說。

宛春　國材，你看那個人是誰？

道士躺在太師椅上，臉上似笑非笑。

董國材　睡着了。

宛春　認識他麼？

董國材　老道醒醒！

道士不肯醒。

宛春　睡得這樣結實，不知道做什麼好夢？

董國材　算了罷，何必一定要把主人叫醒，難道還告訴他我們是躱着人來的麽？

宛春　闖到人家，應當通知主人，禮也？

董國材　喚不醒應無辦法！（又推）

宛春　醒不醒可就由他了。

桌上有未曾收去的茶杯碟子。

宛春　方纔準有許多人在這裏喫點心喝茶，此刻一點聲響沒有，人都到那裏去了？

董國材　睡了，做夢去了，不必吵醒他們。

宛春　國材（訥訥不出）我們不是自由戀愛麽？

董國材　我們早就該自由戀愛！假如我對你這一番極誠懇極眞摯的愛情……

道士似乎暗笑。

董國材　阿呀你說道士不是裝睡罷。

宛春　再推推他。

董國材　（推不醒）大概是眞睡着了。（放膽）宛春，假如我對你這一番極誠懇極眞摯的愛情……

宛春　馮叚嫂嫂，近來時常走過，聽見我們說話。

董國材　宛春，你試試我的心，假如我對你這一番極誠懇極眞摯的愛情……

馮叚推門進來。

董國材　馮叚，這裏你還要跟來，實在太難了。

馮叚　國材，我怕你是一個——熱鬧世界中一個畸零孤獨的人。

宛春　馮姐姐，你幾時學得這樣鬼頭鬼腦。

馮叚　請你記住，以後別叫我馮姐姐，該稱我董夫人。

兩人怒目相向，臉上做出許多怪景致。

董國材賭氣坐在一旁。

馮畏　這個道士又是誰？

董國材　(有好聲沒好氣)不知道，我們叫不醒他，你叫他去。

馮畏　(叫不醒道士，尋着國材)我彷彿聽見你什麽「這一番極誠懇極眞摯的愛情，」儘管說下去！

董國材　當着你的面，我不說。

馮畏　譬如我不在這兒就是了。

董國材　你不在這兒，我當然會說。

董國材　馮畏，我們不情願叫你難堪，你亦何妨裝作癡聾。

馮畏　我不能！

宛春　(要聽下文)國材，你剛纔沒有說完。

董國材　馮畏，你既然這樣小氣，不顧大局，我更覺得光明正大於心無愧。(撇開馮畏)宛春，假如我對你這一番極誠懇極眞摯的愛情，阿呀！(轉身看道士)

宛春　（失望）老道又做了什麽？

董國材　不關老道的事，我覺得，（句）好古怪，（句）誰當頭打了我一棒。

三人同摸頭。

宛春　誰打我？

馮畏　誰打我？

宛春　這間屋子我有些認識，好像從前來過。

董國材　眼前的情景熱得很！

宛春　這隻茶杯，我記得我摔破過一隻茶杯。（尋着碎片）那不是麽？

董國材　老道姓什麽！

宛春　（恍然）袁眞人！

董國材　（恍然）袁眞人！

馮畏　（恍然）袁眞人！

董國材　宛春，你衣服改了樣了。

宛春　怪事！……

馮畏　我的衣服也改了，國材，你在林子裏不是穿着西裝麼？

董國材　幾時換的林子，等我想想，這座林子——但是這林子並非林子。

宛春　老道變出來的如意林子，大家都去的。

董國材　到底怎麼回事？

馮畏　到底怎麼回事？

宛春　到底怎麼回事？

董國材　別亂！平心靜氣把我們剛纔所做的事，從頭至尾想一想。「愛情，」什麼！什麼愛情！釘住了這個愛情！哦！「我對你這一番極誠懇極眞摯的愛情，」（想）這句話，我對誰講的？

宛春　對我講的。

董國材　是麼？（懷疑）是對你講的麼？

宛春　(疑惑起來)不敢保一定。

董國材　馮畏，馮畏你記得麼？——壞了！壞了！我腦袋在這裏轉，(捧着頭)你們二位，到底那一位是我的夫人？

馮畏　當然是我。阿呀！當然不是我，宛春是你的夫人！

宛春　我麼？

董國材　當然是你。

宛春　(急得要哭出來)大概是我罷！

董國材　那我就眞不懂了。既然你是我的夫人，怎麼能够我同你發生戀愛，還要私下逃走呢？

三人俯首無言。

馮畏　(冷笑)現在無須乎逃走啦！

董國材　如意林子，釘住了這如意林子。(瞪老道)都不要說話，快想釘住了愛情。(頭上又打一下)現在我明白了，什麼愛情，簡直是……

宛春　（長嘆）咳！

馮畏　我們誰也不比誰好。

董國材　簡直（賴不脫索性先罵）簡直不要臉而已。

馮畏　（無趣）咳！

董國材　我們何必自己欺騙自己。改過的話，都不必提。我先說在這裏，將來還有第三次，第四次不要臉。（看馮畏）將來仍舊照樣自由戀愛。

馮畏　作興會的。（自悔當初誤識國材）可是我想決不會還是我們這三個人。我，或者再同人自由戀愛，但決不會是國材。三人俱各悽惶。

董國材　董國材！董國材！我以為你是出人頭地的人一個偉男子，原來（嘆氣）這樹林總算點醒我一件事。

宛春　點醒你麽？

董國材　我們成敗禍福，不是偶然的。

馮畏　(譏)氣運使然！

董國材　說什麼氣運，說什麼環境，都是不相干的。倒底要看我們自己有沒有缺點！

宛春　自己有缺點麼？

董國材　正是江山好改，本性難移，(頓)本性難移！像我一向太任性了，請你不咎既往，我的好馮畏；不是我的好宛春，也不是。總而言之，我糊塗了。你們兩位都得原諒我。

馮畏　我不但能原諒你，並且能原諒宛春。總而言之，國材，我沒有嫁給你做你的夫人，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董國材　(懊喪)我不够人格，我不够人格。

馮畏　你一時順嘴說得多麼明白透澈。(嗤之以鼻)不須三分鐘，你又要覺得你是天下第一個了不得的人物。

董國材　所以我恨極了自己，我好比是一朵花，現在墜落在泥裏，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人肯拾我起來麼！馮畏，你肯不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要問宛春，你肯不肯？

宛春　該我給麼？馮姐姐同我，不知道到底誰是你的知已？

馮畏　宛春嫂嫂同我，不知道到底誰是你的光明。

宛春　兩個人就是一個人罷，還是一個人就是兩個人，或者兩個人就是三個人？

馮畏　恨不相逢未娶時！國材，你對宛春說呀！

董國材　（撅着嘴）駡得痛快，多駡幾聲，多駡幾聲！

宛春　馮姐姐想是不久就要離開喒們了。將來不知又是那一位有幸福做國材爲知已！

董國材　（正色）你請放心，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難道不能知過改過？你怕我再同人自由戀愛，未免太是小看了我。

馮畏　呵呵！你聽他是不是世界上第一個了不得的人物。（看手表）三分鐘到了沒有？

董國材　該死，我又糊塗了。（自己搥頭）

宛春　（看不過）馮姐姐，不要……

董國材　馮女士的話，一點不錯。我是天生的賤性。此刻我心裏未嘗不覺得羞恥，然而事過境遷，

又要故態復萌。常言道，偶因一着錯，遂致滿盤輸。(頓)天，也有時候許我們悔一着嗎？可是我們下的是輸棋，始終必輸！

馮旻　(解嘲)試問在座者，誰非局中人？

董國材　是極！

馮旻　一個人在乎自己爭氣。

董國材　做得到的。

馮旻　有希望就好。

董國材　世界上未嘗沒有不貳過的君子，但決不是我輩聰明人。(覺得委屈了宛春，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天良發現)我呢，不知道還有希望麽！宛春，下次我倘若再是忘其所以，胡作胡爲，請你提醒我一聲「國材，你忘了勞山道士麽？」也可以叫我有五分鐘的覺悟。

宛春　(未免有情)看罷，且看將來如何。

董國材　我們這種細小人，不值得可憐，還是笑笑罷。

三人皆笑，此笑甚慘。

馮畏　我倒忘了，他們怎麼樣了。

董國材　不知道他們改良沒有？

宛春　我在林子裏，沒有看見他們。

馮畏　也許在林子裏，我們不認識他們。

董國材　有理。

馮畏　我們坐在這裏等他們一個個回來，看他們鬧什麼笑話，看他們怎樣醒法。

董國材　你知道我怎樣醒的，有人在我頭上打了一棒。

宛春　聽呀！

馮畏　什麼？

宛春　樓梯上好像有脚步聲。

董國材　許是香火王裕。

馮旻　我勸你們少說話，別讓王裕曉得我們都在林子裏出過醜。

劉太太端着蠟台，挾着圍巾下樓來。

劉太太　你們也回來了，我尋找了半天，一個人都不見，眞好一座神仙道院。（急問）厚齋呢？

董國材　厚齋也到林子裏去了麽？

劉太太　想必去的，我下樓來找他幾次，沒有見着。

宛春　厚齋爲什麽要去？

馮旻　怪事，怪事！

劉太太　什麽又是怪事？

馮旻　沒有怪事，不過我眞猜不着厚齋在林子裏幹些什麽。

劉太太　在林子裏一定會幹什麽嗎？你們諸位在林子裏幹了些什麽回來啦？

董國材　沒有什麽。

馮旻　我們隨便走走就回來了。（指老道）老道這一晚上醒過沒有？

劉太太　神仙老是這樣瞌睡着，有時臉上不知那裏來的一股子笑。

董國材　笑！

劉太太　想必他在夢裏看見了十分可笑的事。

董國材　哼哼，(假咳)咱們該把王裕找來問問。

劉太太　王裕也去了。

董國材　什——麽？

劉太太　我喊他幾次，喊不着，不在這屋裏，想必也是去了。

馮娘　(視宛春而笑)不知道有誰同他在一起。

劉太太　(呆了一呆)王裕還要人陪伴麽？

馮娘　不要，不要。

窗外有人張望。

劉太太　厚齋回來了。

宛春　厚齋去了一直不回來多好。

劉太太　噯呀！董夫人，倒是不回來好麼！

馮畏　劉太太，劉太太你聽我說，不論來者是誰，是不是厚齋，也不論他說什麼怪話，做什麼怪事，你不必擔心。（看國材一眼）我們倒是平平安安的，別人也許被森子迷住啦。

宛春　可惜迷得不久。（急）劉太太膽子放大些，等他們慢慢醒轉來就好。

劉太太　醒轉來，難道他們都是睡着的麼？這是……記着厚齋一晚沒有合上眼，你看厚齋出門，圍巾都不披一條。

董國材　（向門外一張）你道是誰？香火王裕。

馮畏　請進來。

王裕　（穿着香火的衣服，擺財神的架子昂然而入）那一位是主人？

董國材　椅子上的就是。

王裕　請問這位老先生，你認識路麼？到中華大旅館走那條路？

老道搖手

王裕　他睡着了。

劉太太　神仙喜歡睡。

王裕　請問這位老太太，誰是神仙？

劉太太　嗳喲！你自己怎麼忘得乾乾淨淨？

董國材　你有什麼吩咐，儘管說，主人睡着我們都願意效勞。

馮畏　你特爲一個人來逛如意林子的麼？

王裕　不止一個人，我有伴，我的太太同來。

馮畏　你的太太！（視國材而笑）他也能幹，已經結了婚，不慢不慢。

劉太太　我倒不曉得香火也可以成家有妻室。

王裕　請問這位太太，你平白就會知道我的事體麼？好像喒們本來就認識似的。

劉太太　哎喲！你真當着我不認識你麼？

董國材　不必拘禮，請坐罷。

王裕　等我把我的老婆叫進來。

馮畏　快請進來，我們都要見見。

王裕出去。

宛春　他的太太又是誰呢？

馮畏　誰，誰，誰？

劉太太　眞是一座如意林子，聽他口氣，簡直忘了他自己是誰啦。

宛春　不久他自然會明白，明白到明白的時候。（搖頭不語）

馮畏　就是他的太太，不久也會明白。她能看出王裕的好處，想必她待遇僕役下人一向是寬厚和平。

宛春　（張看）阿呀！竟是許小姐！

馮畏　（大樂）妙，妙，妙哉！她不是素來誇口，永不會走錯一步的麼！

王裕 （領許小姐入內）這是我的太太。

宛春 久仰。

董國材 久仰。

馮畏 久仰。

許二小姐 請坐。

馮畏 王太太，是麼——我們早想見見王太太。

董國材 我來介紹介紹。這位是督軍的老太太，這位是省長的大小姐，我是將來的國務總理。

許二小姐 （忻然）久仰。

畏馮 無意之中今天碰見，巧極了。

許二小姐 巧極了。

王裕 這位老先生呢？

董國材 等醒了再介紹罷。

王裕　我姓王，號裕孫，三橫一直的王。

許二小姐　王經理先生。

王裕　在銀行界裏小小有點聲名。

馮畏　銀行界麼！當初你果然是到錢鋪子裏做學徒。

王裕　英雄不怕出身低，我是錢鋪子裏學徒出身。

劉太太　（替他擔心）在錢鋪裏出過毛病沒有？

王裕　什麼出毛病？

馮畏　不要見怪，此處在座的人，都喜歡問幾句瘋話。這位太太問你進了錢鋪子做買賣，還是規矩的做法，還是圓通的做法？

許二小姐　裕孫，她們問得未免不在情理。

馮畏　圓通的做法，就是含含糊糊的做法，就是說你發意外之財。

王裕　你是指華北貧民儲蓄銀行那起案子麼？

馮畏　正是，正是。

董國材　不打自招。

王裕　報紙上說我，（咳）內中有黑幕，他們拿得出什麼證據？

馮畏　宛春，國材，我們又多了一位同志。王經理，你始終祇走了一條路，其實到岔路口走錯一步，並不妨事。你是每到岔路口非走錯不可。呵，呵！

許二小姐　你們似乎不滿意裕孫，可是我看他很是出色。

劉太太　哎喲！許小姐說話留神呀！儘是這樣人家要笑你。

宛春　妻子對丈夫滿意，再好沒有。我常見闊人家的小姐，一概看不起人，丈夫稍爲差一點，就要欺負。

許二小姐　我很恭敬裕孫。

這時王裕看見了茶盤，不由自主，托在手中，有得意之色。

許二小姐　（詫異）裕孫，幹什麼？

王裕　這個茶盤，托在手裏，怪合式的。
劉太太　你仔細看看，眞不認識我麽？
王裕　看着這位太太的臉，我就想起醬豆腐跟黃米稀飯。
董國材　對呀！釘住了醬豆腐。這位太太，叫你下山買醬豆腐，還賞過你兩元錢。
王裕摸袋中錢。
許二小姐　（皺眉）賞兩元錢麽？
王裕　（得意）賞兩元錢。
董國材　想起來沒有？
王裕　（點頭）有點明白了。
許二小姐　咦；我的旅行皮包，怎麽也在這裏？
劉太太　住在這裏好幾天了。
許二小姐　我也記得住過，爲什麽來的，又是爲什麽去的呢？

董國材　她快醒啦。

王裕　（豁然）董老爺。

許二小姐　這不是劉太太麼？，咦，我怎麼穿着這身衣服？

宛春　許小姐，你不久自然明白。

王裕　我的衣服改了，哦，師父！

馮扆　王裕，你何曾到鏤鋪子裏去當學徒？你還是當着香火；可是你當香火，偷了我們的金珠首飾；當銀行經理，也偷了人家的存款。所以當初在岔路口，你到底向那一邊走的，一點關係沒有，結果總是一樣的糟。

董國材　（和顏悅色）王裕，明天早上八點鐘，替我預備洗臉水。

王裕　是，董老爺。

許二小姐　哦！七月十七樹林子。

董國材　釘住了樹林子。

王裕　你是許二小姐。

許二小姐　（厭惡叱之）王裕！

宛春　（勸）你剛同他結了伴游林子回來。

許二小姐　（想了想）哎喲！（竟哭出聲音來）

馮畏　許小姐老實說，你們都是一邱之貉，那個配取笑你。你你祇當做了個夢，忘了，完啦！

宛春　我們決不對外人說起。

許二小姐　我剛纔還得意呢，眞是不成話！

劉太太　好了，你也明白了。

王裕　（頗有自知之明）我還是到下房裏去罷。

董國材　你去衮點茶來。

王裕托着茶盤，提着水壺，仍做奴才去了。

許二小姐　老道可惡！都是你叫我們出醜！

老道不醒，祇搖搖手。

門外有人吹笛。

宛春　這是誰？

馮民　我知道厚齋回來了。

劉太太　厚齋吹笛麽？什麽事這樣高興？

宛春　劉太太，你擠待他一點，（走前）你攙着我的手，好麽？

劉太太　難道他也會被林子迷糊住麽？

董國材　劉太太，不是我說像我們呢，應該到林子裏去閱歷閱歷；厚齋不該去。你待厚齋，厚齋待你，多麽好！

劉太太　我們兩人和和睦睦，也有三十多年夫妻啦！

劉厚齋　（笑嘻嘻走入）可以進來罷，我劉厚齋正在林子裏吹着笛子玩耍玩耍，忽然看見這邊有燈光。

劉太太　吹簫笛子玩耍玩耍。

劉厚齋　正所謂及時行樂！

劉太太　你還認識我麽？

劉厚齋　從前雖沒有見過，可是我很願意同你成了相識。

劉太太　什麽原故呢？

劉厚齋　你眉慈目善，是個有福的相貌。

劉太太　你逛林子還同着別人麽？

劉厚齋　沒有旁人。

劉太太　沒有——女伴麽？

劉厚齋　何來女伴，我又沒有娶過親。一無富貴勞心，二無家室拖累。

劉太太　你沒有娶過親？

宛春　他忘記了你啦。劉太太，可是不必責備他；別的丈夫也許比厚齋還要糟過十倍幾十倍呢！

劉太太　沒有娶過親，又說沒有見過我，你再仔細想想。

劉厚齋　我在夢中見過你。

宛春　你在夢中見了她，說些什麼？

劉厚齋　我叫她太太，（親熱）太太，（莞然）怪事！

馮畏　劉先生是好人。

劉太太　像我這樣又老又醜一個婆子，你還叫她太太麼？

劉厚齋　不老，不老。是看她年紀還輕，穿着大紅裙子，套着繡花襖兒，扶着丫頭的手，慢慢走來。

劉太太　我嫁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打扮。厚齋最喜歡看我穿着紅裙，現在老了，比不上從前了。

劉厚齋　年紀是比從前老了，可是臉上笑容還在，小孩子們喜歡同你親熱。

劉太太　厚齋一向喜歡我的笑容。

馮畏　我們也願意同你親熱。

劉厚齋　玉珍。

劉太太　他還沒有忘記我的小名。

劉厚齋　自從兩家請出冰人說媒，我就私下盼望，好容易盼望到納聘，訂婚，又好容易盼望到今天。

董國材　趣極！你們快聽，這是從前舊式結婚洞房花燭新郎君對新娘娘說的話，三十年以前的老套子。

劉太太　厚齋，你心裏有什麼話，儘管請說。

劉厚齋　沒有人在旁邊的時候，你許我替你畫畫眉毛麼？

劉太太　厚齋（笑了）我們兩個人都是這麼大一把年紀，總不好意思學他們少年文明人，當着許多人做出親熱，捧着手聞香。厚齋，我也沒有別的，這裏有一塊圍巾，替你圍着老頸頸子罷。（圍上）

劉厚齋　圍巾麼，咦！我此刻在那裏？

董國材　他醒了。

劉厚齋　袁眞人！

眞人照例搖手。

劉厚齋　太太，我剛從林子裏去了回來。

劉太太　你不帶圍巾去，容易受寒，你在口袋裏找什麼？

劉厚齋　我管笛子沒有了，當然沒有了。（看衆人）我沒有說錯什麼話罷。

宛春　你很對得起你的太太啦，世界上總算還有幾個好心男子，結婚三十年，你對她的感情仍然不變。有人給你第二次機會，你還是選中你的舊夫人。

劉厚齋　這話不錯，可是（別有傷心）我今天纔知道，我是天生懶骨，得過且過。我往常以爲所錯過的機會，倘能重來，我也可以替國家出點力，成個有用人才。太太，我不是常對你說，因爲有了幾個臭錢，所以怕讀書，怕用功；假使我是窮書生，這部井田考早就可以脫稿了。如今我在林子裏，并不發財，何以一個大字未寫。

董國材　我們同病相憐！

劉太太　我看你獨自一個人，不娶親，沒有家室之累，倒很快樂。

劉厚齋　不知怎麼會忘了你，這是我一時糊塗。

劉太太　三十年的夫妻還不知道你的脾氣麼？看來你是到處隨緣，知足長樂；不論處的什麼境地，不論娶着那一個做妻子，你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再也不肯自尋煩惱的。（想想苦起來）恐怕在你心底裏，你看我不過是可有可無！

劉厚齋　太太，我還不至於糟到如此地步罷！

馮艮　凡事從好處想，劉先生這種人，世界上已經難得。

劉太太　謝你誇奬他，厚齋沒有笛子吹，怎麼好呢？

劉厚齋　何必吹笛子，太太待我好。

劉太太　現在，再聽你說這句話，倒覺得慚愧了。

馮艮　那個敲門？

董國材　（張）瞿夫人獨自一個沒有伴侶，怪哉！

宛春　瞿夫人性子燥烈像火一樣，可是心地不壞，不知她在林子裏受着什麽痛苦回來？

瞿夫人掩入，衆人默然。

董國材　(忍俊不禁)太太從那裏來？

瞿夫人　從側門走進，冒昧得很。(自己覺得寒酸)

董國材　不妨。

瞿夫人　我往常出出進進，都是開直了正門走。

董國材　闊人都走正門。

瞿夫人　我在林子裏迷了路。

董國材　這座林子容易迷入，請教貴姓？

許二小姐　眞是——貴姓？

瞿夫人　我姓周，周省山周大人的太太。(何尙不知道現是丐婦？)

許二小姐　久仰，久仰。

董國材　省山這一向好麼？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可是久仰得很，他也在林子裏麼？

翟夫人　我不知道他此刻在那裏？

許二小姐　可以打發個人去找找。

翟夫人　此刻連警察都找不着他。（見桌上幾碟點心）剛纔逛林子碰見了窮人父女兩個，我把帶來的點心，都給他們喫了，現在我自己倒覺得飢餓。（坐下大嚼）

董國材　隨便請用點心。

許二小姐　我們有一位相識，也在林子裏，姓瞿，叫瞿知白。

翟夫人　我不認識什麼姓瞿的。

劉太太　這座林子太是如意。

許二小姐　瞿先生也是闊人，走出走進，都開大門。

董國材　（不願聞）何必呢！

翟夫人　我闊人朋友很多，記不清誰是誰。

許二小姐　瞿知白是個出名的畫家，也許替你畫過小照。

瞿夫人　許多人求着替我畫小照，（想起）有的我在林子裏遇見一位畫家，我的點心，就是給他喫的。

劉太太　你不說有父女兩個麽？

瞿夫人　他女兒倒很可愛，我賞了她一塊錢。

劉太太　有女兒的不會是知白。

葦國材　你在林子裏碰見的那一位畫家，是不是垂頭喪氣落魄倒霉的樣子？

瞿夫人　我看他倒是眉開眼笑，十分高興。

葦國材　知白也會眉開眼笑麽？他也提起他娶的一位太太沒有？

瞿夫人　他沒有提起。

葦國材　聽說當初瞿太太在日，瞿先生很不得意。

瞿夫人　（點心喫去大半）這樣講來，準是瞿太太不好。（立起喫茶）

門外有人唱歌。

唱道「花喜鵲，站樹梢，張三娶着個女姣姣；擔擔水，擰擰腰，可把張三疼極了。」

劉太太　瞿先生回來了，聽他聲音，倒像快樂。

馮貽　（大聲呼）瞿夫人，你快點醒醒罷。

董國材　我說，我要走——不忍看——太慘！

瞿知白　（神采煥然入門微鞠躬。）我是個不速之客，可是有一點小事奉求，我是個畫家，今天……

……

劉太太　瞿先生，人逢喜事精神爽，你們看他簡直又是一個人啦。

瞿知白　託福，託福，有一件事不大明白，諸位怎麼知道我姓瞿。

馮貽　（笑）我們都會未卜先知。

瞿知白　那就是了。（一笑）今天我同小女在林子裏畫幾筆畫，來了一個討飯女人，區區雖不算得富，有勉強還可以溫飽，看看她那種急餓情形，心裏實是不忍，想到這裏找一點喫的東

西，追上去送給他。（取碟內瞿夫人食剩點心）這幾塊點心賞了我罷。（取手帕包好，轉身見瞿夫人，不覺一怔。）咦！（細細打量）這位不就是林子裏碰見的（句）哦！（失笑）那一位跟我開玩笑，我上當了，我討點心，就是爲她。

瞿夫人　（惱羞成怒）你跟來幹什麼？你難道還想問我討回你剛纔給我的十塊錢麼？

瞿知白　（搖頭）你在林子裏，穿的是破衣。（越看越不信）

瞿夫人　破衣便怎麼樣？（自看）我不懂……

劉厚齋　（想起）知白，我在林子裏見過你，你穿的也不是這一身衣服。

瞿知白　（自看）怪怪！

瞿夫人　（走向劉太太）我們從前好像見過。

劉太太　見過，見過多次。你攙着我的手，慢慢想，自然會醒，他們都是這樣慢慢醒轉來的。

馮段　（悽然）瞿先生！

董國材　我們値得什麼，知白纔眞可憐。

宛春　瞿先生，你也想想今天七月十七，勞山有飛來林子。

瞿知白　七月十七，(句)這間屋子，(句)你們就是你們罷。(句)去找什麼東西？(句)找如意林子，(句)誰？誰叫我去找的？(句)一位女太太，(句)她爲什麼叫我去？搖頭不知也，(句)我本來幹的什麼？(句)吸雪茄煙，(拾煙)這不是我的煙麼？那位女太太在那裏？

瞿夫人　(漸醒)什麼？第二次機會？什麼錯過的機會？

劉太太　我們常聽得你抱怨，說是當初錯過的機會怎樣怎樣好，恨不得那錯過的機會從新回來……

瞿知白　(漸醒)有位女眷恨我，恨得有理，誰呀？

瞿夫人　道士可惡，爲什麼睡着不醒不起來，把這件事弄明白！(用力推道士)

道士從睡夢中跌下地來，重爬上椅睡着了。

瞿知白　我現在有點明白。

瞿夫人　我也不是周省山的太太，我是誰呀？

瞿知白　你你，——就是你恨我！

瞿夫人　你不是我的丈夫瞿知白麼？（恍然）知白！（不覺垂淚）

劉太太　瞿夫人，不要哭了。你嫁着瞿知白比嫁了周省山好得多多啦。

瞿夫人　我是好多了。（哽咽）知白，他呢！（愛也愛到極點）

瞿知白　剛纔在林子裏，我不大認識你，我同代代要得正有趣，我的女兒代代。（睜開眼原祇看見自己落魄的樣子）女兒在那裏？代代又在那裏？還不是依然故我！（痛哭失聲）

瞿夫人　（勸知白莫哭）從今後，我們……（自己卻忍不住掩面走了）

董國材　（搖頭）道士未免多事，道士多事！

瞿知白　（立）道士，我不怪你，我很感謝你。我在林子裏那夢中的三兩個鐘頭，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候了。（含淚走去）

劉太太　你們看見沒有，瞿先生一醒回來，兩隻手又發抖。

董國材　眉頭又皺了起來。

馮畏　其實兩個都是好人。

董國材　（悲傷）說到葉落歸根，那一個不是好人！

宛春　瞿夫人的驕傲脾氣，稍爲改改就好。

劉厚齋　我們還會改麽？

宛春　國材說的，天下未嘗沒有不貳過的君子。

馮畏　但決不是我輩聰明人。

宛春　國材，我同你也還有希望麽？

董國材　這個我不敢說。（這些便是改乎？）

馮畏　（沈思片刻，覺得無聊。）人都回來了，還不去睡麽？

董國材　（長嘆一聲）唉！還是睡罷。對呀！釘住了睡覺。

王裕　（開右門入）請你喫早飯，早飯已經開好了。

許二小姐　（開手表）我的表怎麽不走啦？

馮畏　我的也早停了，昨天一晚，好像過了一世。

宛春　我聞見黃米稀飯的香味。

劉厚齋　太太來喫早飯罷，你的右脚累不累？

劉太太　不妨，我明天好好的養息一天。老夫婦同去。

王裕　（低聲稟）劉太太，我替你買了醬豆腐來啦，

許二小姐結結實實瞪了王裕一眼，忽然想起林子裏事，低頭疾走去。

衆人都去，祇有馮畏未能恝然。

馮畏　王裕，我問你，這個神仙林子，究竟有好處麼？世界上的癡人，點化過幾個？

王裕　少不了有幾個，師父說要看各人根底如何。

馮畏欣然去。

王裕　（看見桌上一隻金表，大喜，搶在手裏，牢牢咬着牙勉強放下，轉身對着道士發恨。）師父，都是你，每年叫我出醜一次，今天非打你不可。（一拳將太師椅擊倒）

道士早已飛去。

王裕　阿呀！（將窗戶打開，自去伺候早飯。）

早日初出，眞人藏在花間。

少時，瞿知白與瞿夫人攜着手背着畫具，一路說笑，尋勝境去。

（完）

第二夢說明書 共三幕

第一幕 悔不當初

一個人凡是上了幾歲年紀，或是經過一番事變，往往會悔恨前非：不是說當初某事某事，我不該貿然去做；就是說當初有某種機會，我不該昧然錯過：如果我當初做了那樣，或是不做那樣，我之爲我，比較今日之我，當然好得多了。所以

那做賊的，悔當初未曾學得正當的職業；

那自由戀愛的，悔當初錯訂了婚姻；

那一事無成的，悔當初生在膏粱之家，因爲生活容易而懶惰；

那潦倒終身的，悔當初不能善處家庭，以致痛苦而灰心。

他們都希望得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如果人生是一夢，他們都想做第二夢。

第二幕 重新做人的機會來了

到了如意林子裏，他們都如願以償了；然而結果如何呢？

那做賊的學得正當職業，已做了銀行經理了；但他的賊性未改，捲逃了人家的存款。

那自由戀愛的，已同他意中人結婚了；但他又同另一個女子發生了戀愛，這女子便是他素日厭棄的夫人。

那一事無成的，現在並非富有了；但他仍是隨緣尋樂，得過且過。

更有那生性驕傲，自信過深，自謂無可懊悔的許二小姐，因爲一念虛榮，竟嫁給了她所最鄙惡的僕人。

祇有那潦倒終身的瞿知白，在夢裏見了他夫人，尙有戀戀之情；因他生性忠厚，所以結果還算比較的好。

第三幕　依然故我

遊林子的人，一個個都回來了。有的先醒，有的未醒，有的剛醒，有的半醒。那先醒半醒的人，還要喚

那剛醒未醒的人。他們思量起往事，要抱頭痛哭，卻是哭不得；要放聲大笑，卻是笑不出。此幕戲最是難演，也最是悽慘。歐洲近三十年文學，大半主張人生爲環境之犧牲，種種罪惡痛苦，胥由環境所造成；此劇獨謂人格可戰勝環境，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機會氣運，到底不相干的。

看客諸君，也有想做第二夢的麼？

——共學社叢書——

戲劇

海上夫人

楊熙初譯　一冊　定價五角

書爲易卜生原著,述一女子嫁一老醫生事,以指示婚姻之意味及幸福之由來,於各齣中均暗示正當婚姻之見解。

不快意的戲劇　一冊　定價一元

金本基譯　不快意的戲劇爲英國現代戲劇家蕭伯納作品集之一,包括劇三篇(一)華倫夫人之職業(二)好逑者(三)鰥夫之室,都是著者極得意的名作。

譚格瑞的續絃夫人　一冊　定價五角半

程希孟譯　本書譯自A. W. Pinero原著,爲近代有名的悲劇之一,內容是述婚姻問題,對於人間的虛偽與社會的腐敗,都能大膽無畏的寫出。

貧非罪　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鄭振鐸譯　原著者A. Ostrovsky爲俄國文豪,是劇爲其最著名作品之一,結構精密,又帶有人道的色彩。

罪與愁　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柯一岑譯　此是描寫當時俄國中產階級的生活和思想的劇本,爲善於描寫俄國當時商人及小官吏等生活的偉大劇作家阿氏的傑作。

比利時的悲哀　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沈　琳譯　著者安特涅夫於日俄戰爭後曾以「紅笑」一劇名於時,此劇寫歐戰時德國破壞中立國之地位,比利時不得已而加入戰爭之景象,爲非戰作品中之最著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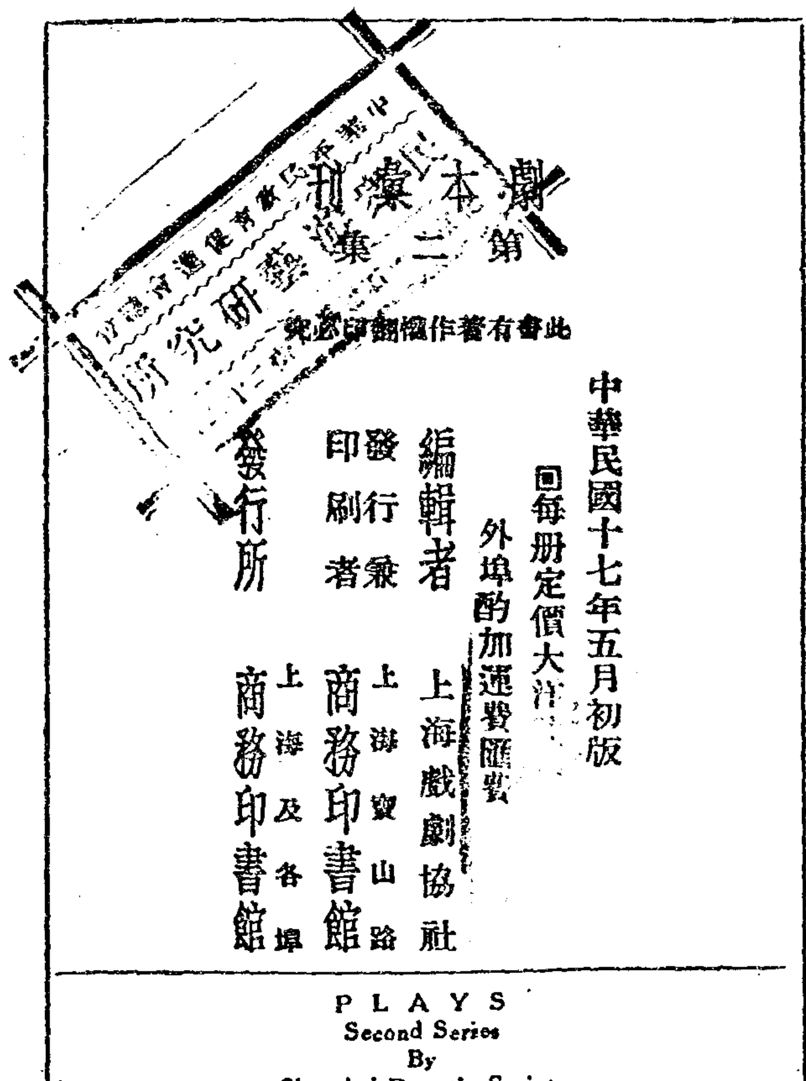
黑暗之光　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鄧演存譯　是劇寫一信仰眞理者不受習慣制度之繫縛與感情權力之引誘,乃托爾斯太劇本中最偉大的著作。

活屍　一冊　定價三角

文範邨譯　是書敍費低亞結婚後欲求靈魂之安樂,不惜犧牲生命以成其妻與其友爲夫婦,其敍遊民行樂尤栩栩欲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劇本彙刊 第二集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上海戲劇協社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PLAYS

Second Series

By

Shanghai Dramtic Society

1st ed., May, 1928

Price: $0.6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